

Jiao feng

蕉風

双月刊

九三年一、二月号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JAN / FEB 1993

452



[方北方专辑]

热带雨季

【彩色文章】

季春行秋令，天多阴沉，淫雨早降。

——礼记

长年皆夏，一雨成秋。热带的气候，变幻无常。尤其雨季，好多地方，固然可以泛成泽国；然而落雨的季节已过，也常常来一场倾盆大雨，自然使人不胜厌烦！

更奇的是：好多天以来，天空赤白，忽然阵阵强烈的箭雨，掠过胶林，践踏着椰叶，哗啦哗啦，滚滚压境而到。

看来，“季春行秋令，天多阴沉，淫雨早降”是必然的。如是，椰风蕉雨的南国，虽没有春、夏、秋、冬的分别，落雨的日子，使人苦闷，感觉窒息，自然是平常的了。

不是吗？

昨夜连绵大雨，天一亮，才稍停息，可迷蒙的天空，还是卷着团团的湿雾；又是哗啦哗啦的一阵。中午，阳光虽喜露笑意，但浓雾未消，箭雨仍然大泻。

于是连日，通天淫霾，一片靄靂的云，也难得见到。

这些日子，不论你有没有吉普赛人的感情，却



可能发出这样的疑问：

好好的天气，为什么会上这样大的雨？

是的，为什么会下这么大的雨？难怪在大地发了霉的日子里，人们会苦闷和感觉窒息。

可有一部分人喜欢常常下大雨，特别像雨季里的滂沱大雨，更能使他产生有如酗酒后的感情。他会认为与其出门去，给太阳晒得满身臭汗，皮肤漆黑，不如坐在家里，打开窗口，看暴雨怒打芭蕉，而撩起阵阵的遐思。

也有一部分人，怕给雨淋湿了身体，认为与其冒雨出门，踏着泥泞，弄到满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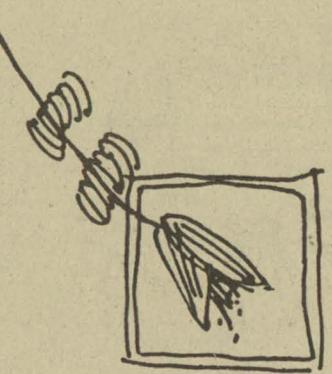
肮脏，甚至患了感冒回来，不如蜷居家里，听雨点组成的乐队，演奏“拿破伦大撤退”的哀歌。

但是芭场、矿坑的工友们，已与生活结下了不可解缘，不能深居，也不可能不出门，总是戴着竹笠，披上蓑衣。理由是他们不能不顾生活呵！他们必须冒雨上工去。他们更要在倾盆大雨下，为未来的日子抖擞精神。虽然天阴霾，前路茫茫。

当然，雨过天晴，人们在大雨过后，还是发出对土地的热爱。

这，就是热带的雨季呀！

一九八七·十·卅。



在马华文坛，提起方北方，他永远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作家。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一、他自从于1936年开始投入创作的行列，半个世纪以来，就从未间断过以文字展现人生的真实面貌。写作虽然是孤寂艰辛的工作，但是他老人家仍固执，执着于他的文学抱负。数十年的辛勤笔耕，为他

带来了三十多本长短篇小说集、散文集与论文集。甚至童话故事也曾经是他涉足的领域。他因此是马华文坛上创作成果最丰硕扎实的作家。

二、他那不卑不亢的性格一如他挺拔硬朗的腰干。他的正直为人，赢得作家们的推崇，却又乐于亲近。因为他的胸襟开放，所以能够

不囿于门户之见。同侪或后辈略有所成，他都会加以赞赏。

《长者风范》是我们对孜孜不倦、埋首创作的长者的一点心意与敬意。在写作的道路上，虽然有时候偶尔会有二次的灯光集中在作家的身上而灿烂，更长久的还是作家在斗室中与文字的寂寞角力。

尊敬作家，还是应该由写文章的我们自己开始吧。

编辑人语



长者的风范

编者

用针车缝书

文／古情
图／林祖耀

要去拜访方北方，真奇怪，竟然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就像读书时要登楼去会见校长那样的心情。当然，方北方在退休之前的最后工作岗位正是北马著名独中韩江中学的校长。不过，这并不是其中的原因。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方北方的名气太大了。而且他的名气还是以他的著作与文学工作的参与而建立起来的。这就有了不同。那种数十年认真对待文学的固执，想起来就不免对他老人家肃然起敬。

在马华文坛，我想没有几个人的创作量能够超越方



北方。他活到老，写到老；而且心胸开放，即使是到了最近这几年，虽已渡入古稀之年，还能勇敢地采用崭新的手法，执意写完他的〈马来亚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花飘果堕》（另名《五百万华人五百万条心》），洋洋数十万字，那可就不简单了。

马华文学发轫于1919年，那还是方北方诞生后的第二年。方北方于1936年开始投入文学创作的行列，前后五十多年的文学生命赫然就是一部马华文学史的七分之五！他简直就是马华文学史的最真切的见证人了。事实上，马华文坛有数的几部挪

地有声的中、长篇小说，方北方个人就占了绝大多数。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于方北方之后，它在马华文坛已渐渐成了绝响。相对的，更令人珍惜他这老人家。

在方北方的诸多著名的小说，如《迟亮的早晨》、《刹那的正午》、《幻灭的黄昏》（以上为〈风云三部曲〉）、《树大根深》、《枝荣叶茂》、《花飘果堕》（以上为〈马来亚三部曲〉），要数另外一部《娘惹与峇峇》最为家喻户晓。它不但于1984年被译成日文，更在出版之后不久拍摄为电影（由严俊与李丽华主演），

化无声为有声，这种风光，在马华文坛还未多见。提起这一点，我们虽然可以分享到老人家的快乐，却又意外地感受到他的一些惆怅：“《娘惹与峇峇》的题材比较软一点。”这也是一个严肃的小说家的感慨。方北方有更好的小说，比如《迟亮的早晨》、《树大根深》都是时代社会最真实的反映，然而它们都不及《娘惹与峇峇》的普及。他的马来亚三部曲《花飘果堕》，甚至不能以完整的面貌面世。它在两家报馆间徘徊良久，虽然最后还是断断续续连载完毕，至今犹未有机会印发单行本。我因此小心地问：

“您的小说都以刻划时代与家园的变迁为主，虽然意义长远，却不好好。何况事过境迁，人家早就忘记某一件历史事情发生时的那种激昂了。您还是这么执着的写，值得吗？”

方北方的反应很迅速，而且很认真：

“应该写。人们虽然会忘记，但是我们已经写下来了。”

老人家择善而固执的态度真令人折服。

马来西亚的作者据说有六成是潮州人。方北方就是潮州作家的泰斗。但是他这

块瑰宝竟然被忽视了。这真是令人气愤填膺的事。然而，他老人家只是淡淡地说：

“还是让我自己影印编订吧。”

这可不是一句笑话。如果它是一句笑话，其中可是含有泪水的。方北方从书房中拿出了他的《树大根深》让我们传阅。赫！二百多页的毛边书，那手工的精细竟然不亚于印务局装订出来！

“这是我一页一页摺叠，我的女儿一页一页用针车缝制的呀！”方北方说。“我想，如果再没有机会出版

《花飘果堕》，我就用这个方法。”

听了眼泪差一点淌下来。话锋一转，他老人家充满鼓励地对本刊编辑朵拉说：

“你的《贝壳里有海浪的声音》以及《十九场爱情演出》印得很精美。台湾的技术比较好。”

朵拉说：“写得不好。”

老人家依然充满嘉许：“如果不好，人家也不会替你出书了。在外国出书，不简单啊。”

然后他拿出了一本中国大陆替他出版的《头家门下》，那也是方北方的重要长篇之一，中国的出版社悄悄替他翻了版。

“没有稿费，”老人家

的左手掌执书，右手掌无奈地翻了翻，空空。

呕心沥血的创作虽然不能为清贫的方北方带来实惠，他依然挺起笔直的腰干，继续以文字记载明日的历史。他的文学创作严谨，生活秩序井然，是少数的人品与文品齐高的作家。许多朋友都知道，老人家常常给年轻作者说好话。如果仔细分析，那可是他老人家扶掖后辈的一种关爱。除此之外，他似乎还没有毫无根据地赞美过任何人。这就使他更为难得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傅承得的陪同下拜访他老人家，被他老人家半哄半迫，请到黑水镇槟榔屿抗日罹难华侨纪念碑附近的咖啡店吃饭饮茶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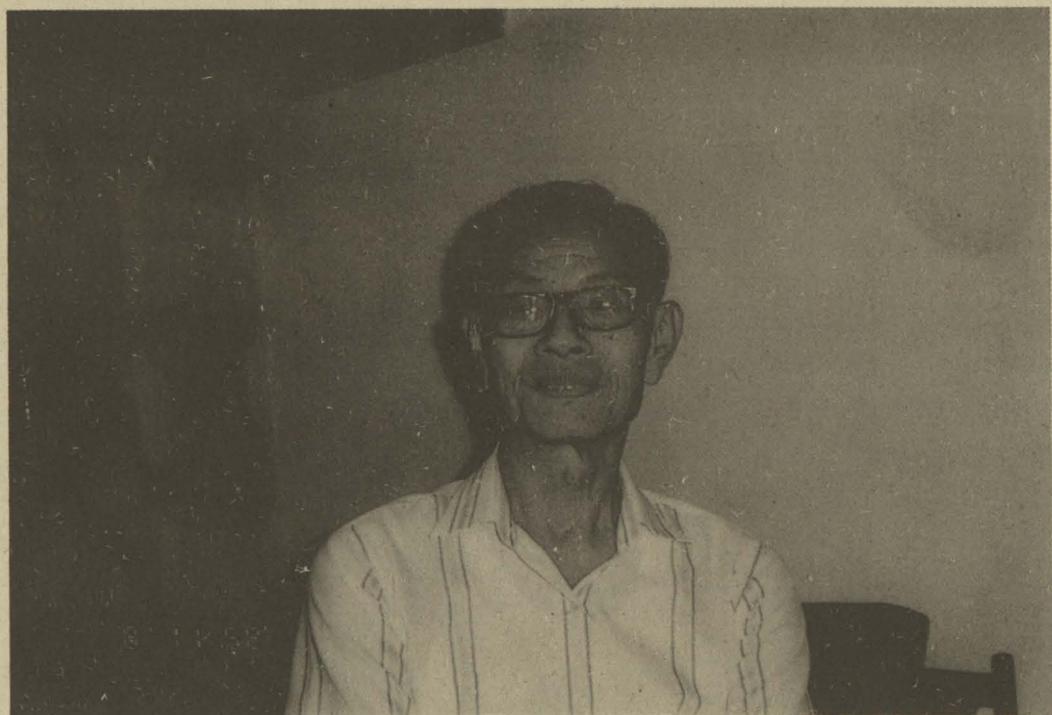
老人家是那么好客，不单只是因为寂寞的文学心吧。这一次见面，他开门见山就说：

“今天留下来吃肉骨茶！”

好，就吃肉骨茶吧。写文章有时候还真的没有吃肉骨茶那么真实呢。

我们把老人家的一部分著作排列在肉骨茶的桌面上拍照纪念，肉骨茶的香味已溢满客厅与饭厅了。

马来西亚知名华文作家方北方



方北方，原名方作斌，惠来县梅北乡后街社人，生于公元1918年，现住马来西亚槟城。他从小聪明好学，1928年随父母往马来西亚谋生，肄业于马来西亚的钟灵中学。1937年回祖国就学，曾参加抗日战争。1946年重

到马来西亚从事教学。先后在槟城中华中学、韩江中学、麻坡中化中学等校任教历41年。期间担任韩江中学华文主任17年，韩江中学校长3年，兼任星槟日报《文艺公园》编辑4年，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第一届副主席2年（公元1978年至1979年）、第二届和第三届主席4年（公元1980年至1983年），现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顾问。他是一位有国际声誉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马来西亚华文报纸常连续登载文章，对方北方先生四十

◎文瀚

余年如一日的辛勤笔耕以及他对马来西亚文坛的杰出贡献，予以极高的评价。

方北方在马来西亚从事写作数十年间，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有《思想请假的人》，《江城夜雨》，《爱屋及乌》，《火在那里烧》，《倒下来的铜像》，《方北方短篇小说集》等6部；中篇小说有《两个自杀者》，《娘惹与峇峇》，《说谎世界》，《槟城七十二小时》等4部；长篇小说有《迟亮的早晨》，《刹那的正午》，《幻灭的黄昏》，《枝荣叶茂》（又名《头家门下》），《花飘果堕》（又名《五百万人大劫难》）等两个三部曲共6部；报告文学有《每天死千人的古城》，《满城花醉三千客》等；杂文有《方北方散记》，《笑的世纪》，《北方春草迟》等；文艺理论有《马华文艺泛论》，《马华文学及其他》，《方北方文艺小论》等。《娘惹与峇峇》的日本译文译本（奥津令子译）在日本发行，国泰电影公司曾拍成电影；《马华文学及其他》在三联书店香港分社出版；《槟城七十二小时》和《头家门下》分别在北京宝

文堂书店、广西漓江出版社印行。《头家门下》曾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由马来西亚国家电视台拍摄播映，又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入“海外华文文学丛书”，还有好几部作品在中国各种大型文艺刊物分期转载。

方北方的写作态度严谨，文字力求平易，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浓厚的社会意识。他的多篇作品被选入《马华文学大系》、《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马华短篇小说选》、《当代马华文学选》及中学华文课本。

方北方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本着“为人生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态度。他的作品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反映的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典型生活。他的小说作品的故事情节真实动人，艺术手法朴实无华，令读者深怀亲切感，其人和事都曾是人们所亲历和耳闻、目睹的。他的作品内容所反映的时空，跨越数个不同历史时代，遍及中国和南洋。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巨著：一是以中国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风云三部曲》（

《迟亮的早晨》、《刹那的正午》、《幻灭的黄昏》）；一是以近代马来西亚社会为背景的《马来亚三部曲》（《树大根深》、《头家门下》、《芸芸众生》），人物众多，内容宏伟，体现了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远大抱负、雄伟气魄和坚强的毅力，获得了各国许多文学评论家的好评。

1981年，方北方受邀出席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国际文学研讨会”；1982年出席吉隆坡五个文学团体合办的“国际文学讲座”；1983年应新加坡人民协会等文化机构邀请出席“新加坡国际华文文艺营”；1984年及1986年分别由法国国立巴黎大学、中国深圳大学邀约参加“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同时，他还担任《香港文学》顾问。1989年4月24日担任“香港作家联谊会”顾问；1989年11月26日荣获马来西亚第一届马华文学奖。

（本文参考马来西亚第一届华文文学奖纪念特刊有关资料。马光祖协助整理）

华人说良心话

◎方北方

——一篇研讨华人精神革命的会议录

今天中午时分，首都的安平会馆青年团，以“面对华裔文化的衰落，应如何展开华人的精神革命”为主题，举行全国性华人自救运动的座谈会。

受邀出席的老、中、青人士，包括政界、商界、教育界、文艺界、以及小贩公会和派报公会等，各阶层的知名人士，共约六十名。

由于策划的主办当局热

诚恳切，备足茶点招待，使到参加大会的出席人士十分踊跃。更可贵和成功的，是与会的人士，都能放下不同的身分、而相处一起，气氛十分融洽。

如果说，大选时的候选人接近选民的亲切是为了争取选票，而这时的不分彼此、坐在一起互相请教，可说真的是为了振兴文化的共商大计：作出民族自救运动的

精神好表现。

大会由安平会馆青年团团长安一新主持。

安一新给与会的人士第一个好印象，是大会依照邀请函指定的时间准时召开。所以好多人都说：这是精神革命开始的一个好开端。

安一新团长年纪约四十，满脸饱含笑意，神情淡定。他的致词简洁，由于发言的声音宏亮，使人听得分外



清楚。他说：

“现在，我不讲多余的话，说的是开场白。华人面对华裔文化日见衰落，大家还是不能谅解相处。马来同胞说华人是最不能团结的民族。谁敢否认这不是事实？所以，请到会的人士发表如何改良的高见，以便促成改变华人生活的走势。”

“集思可以广益，华人精神革命一定要实现！”

“因此今日大会的主题是‘面对衰落的华裔文化，应如何展开华人的精神革命’。”

“现在，我们照主题的内容，把它分成十个小题来加以研讨。这十个主题是一

一、华人爱不爱自己的马来西亚国家？

二、华裔文化为什么日见衰落？

三、华人政党懦弱无能的原因何在？

四、华人政党为什么不能挽救华裔文化？

五、华人政党为什么四分五裂？

六、为什么华团和政党一样不能互相谅解、共赴时

艰？”

七、教育不振、文化水平低落，结果如何？

八、教育落实与发展华教如何着手？

九、文学为什么是经国的大业？

十、面对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发展的方向在那里？

△ △ △

今天会场的秩序特别好，几乎可以用“秩序井然”来形容。这也许是受精神革命的思想所感召。

主持人发言说：“现在我们就从第一个课题开始。对于华人爱不爱自己的马来西亚国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华人的忠君爱国精神非常浓厚，所以爱护马来西亚国家是绝对无可置疑的，为的是什么？”安一新一手握紧扩音机，一手伸向听众，从左移到右，

“请热心这话题的人士发表意见。不过大家的说话不要超过四分钟，以便让更多的人发言；要说话的先举手，然后顺序发言，别人也可以继续下去。

一时，整个会场，骤然

鸦雀无声、大家肃坐敛容。

讲台面前的一位中年人举手之后，声色庄重地说：

“华人是绝对热爱马来西亚国家的。大陆中国政府早已改变政治制度，她虽然是我们的祖家，我们却不想回去。台湾政府也不接受我们。所以华人当英国政府放弃马来亚，让华巫印三大民族共同建立国家时，一开始就积极参加独立建国的工作。如今经三大民族沥尽心血建立起来的马来西亚，已成为华巫印三大民族效忠的国家。换句话说，马来西亚的华人生在这里，死后也是埋葬在这里；华人没有理由不爱护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

中年人陈昌明把华人忠心耿耿热爱马来西亚的理由讲完后坐下，另一位身躯壮健的傅有方便举起手，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十分对！华人没有理由不爱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国家。”……稍停一下，他继续说“大家凭过去在马来西亚的生活，比较亚洲其他国家，实在使人感觉日子容易过。因为英帝国在战后放

弃马来亚的统治权，让华巫印三大民族把共有的国家建立起来；于是每个民族都可以在自己的土地，营造理想的家园，进而谋求生活的充实，只因维系各民族的宪法仍欠完善，好像在人权制度未能彻底实现之下的政经、文教设施都欠公平，以致眼前吃亏的公民，不得不向政府争取平等的待遇。人民向政府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不能被歪曲为不满政府而冠以反政府的罪名；甚至也不是不爱自己选出来执政的政府。只是本公民的责任不同意施政的偏差，而督促施政者尊重民意，秉公措理国政。”

会场爆出一阵热烈认同的掌声，历久不停。

接着一位举手自我介绍他是李一民。又以沉重的口气说：

“比方今日安平会馆青年团所举办的这场文化研讨会，也是透过公民意识的要求所表现的爱国行动，因为座谈会的目的是进行了解、大马三大民族之一的华族文化衰落的根本原因，然后寻

求补救的方案，以便促成国家文化的发展正常，不是种族情绪的发泄，纯属爱国行动。这种本热爱国家，拥护政府的原则，完全是推广强民富国运动的好现象。”

李一民坐下，没有人举手了。安一新说道：

“从刚才三位所发表的演词，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华人热爱自己的国家马来西亚。我们也拥护自己选出来执政的政府。”然后他接着提出：“我们现在按照第二个小题‘华裔文化为什么日见衰落？’请大家发表意见。”

马上举手要讲话的自我介绍：我是骆康民。体魄瘦削，又上了年纪的骆康民。

看来精神还很好。他声音大，话又讲得快。他说：“华裔文化的衰落，虽然是政治形势所造成，主要是华族没有政治力量和乐于自我摧残。

像不可超过高度，舞狮的表演必须申请准证，……等等。尤其在南大被关闭了后，华文教育日走下坡，华社认为应重视华小生存的问题和支持各地的华文独中，以及创办独立大学的必要，所以向政府呼吁废除不利于华小发展的教育条文，并呈请元首恩准华社创办独立大学。

“虽然华社四千多个热心社团进行签盖运动，但因没有政治力量作后盾，而作为华人的主要政党，在国会既不表达整体华人的要求，甚至公开声明不能支持董教总的文化路线。

“这样，华人政党到底能为华人做些什么？”

“说得对！”骆康民的邻座一位和他同样年纪的老人站起来说：“所以希望华人政党关心华裔文化，无异缘木求鱼！”

会场一下子沉寂下来。安一新抓住问题的重点，对“华裔文化为什么日见衰落？”作出结论说：

“华裔文化的衰落，固然是政治形势所使然，主要还是华人政党懦弱无能！”

“这样，我们紧接第三个问题，华人政党懦弱无能的原因何在？因这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有连带关系，所以请大家继续发言：‘华人政党到底能为华社做些什么？’

“华人政党能为华社做些什么？”自称方世然的壮汉站起来说，“我不想发表我自己的看法，不过请听听著名律师刘锡通所说的：“回顾历史，我人不难找出华人部长违反民族权益的许多实例。例如六十年代，一些华人部长落力将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型中学之政策，声称及保证改制后的华文中学必会保留三分之一的教学时间使用华文，可是环顾今天这些国民型中学有几间称得上已实现这种保证？再如六一年的教育法令，当时华人极力反对，但却由华人部长的支持而获得通过……在独大事件上，这些部长非但不能照顾华人社会的意愿，反而与数千个华人团体站在对立方面、反对独大的创办。在经济上，他们也不理会华裔的反对，一意支持工业法

令。回想其所作所为，有那一样是与维护华人权益的说法相符合？”方世然稍停一下继续说，“可见华人权力的失落、华人文教的走下坡，事实是华人部长一手所造成的！”

方世然坐下，另一位教育界知名人士洪万里举手之后，站起来便发表：

“华裔文化陷入困境，实非无因，方世然君说的一针见血。生为华人知识分子深感痛心！官运亨通的华人部长，希望升官发财，所以便成为政府的树胶印，华人选民又不问是非，任人拉着鼻子走。难怪华人党要，笑骂由你，年年当官，华裔文化怎不衰落？”

刚才说话的骆康民又站起来接着说：

“华人党要当官，我们固然心痛，但只要华人为国的心不死，贪官污吏是永远不会得势的，因为权位利禄，争来争去，只是少数人的事，五百万马来西亚华裔公民的生活前途事大，绝不容毁于少数人的手上。……”

演词像千吨炸弹爆发，

引起一场轰动的掌声。过后会场特别寂静。

安一新便对“华人政党懦弱无能”作出了结论。他语重心长缓慢地说道：

“华裔文化的衰落固然是政治因素所造成，可是如果华人部长不贪图升官发财，自然不会懦弱至此；稍微合作力争的话，当权派也可能要顾全大局而让步，可见华人政党的懦弱是肯定的！”

“现在我们展开‘华人政党为什么不能挽救华裔文化的没落？’的研讨。”

第一位举手站起来发表意见的是伍天心。他高高的身材，虽然清瘦瘦削，却似铜筋铁骨。他挺胸矗立，毫无倦态，声调愤怨沉实，从麦克风传出来的，句句扣人心弦。他说：

“华裔文化低落，造成华人各种生活形态都落入后，这是事实。华人政党不但不能主动地协助华社摆脱困境，且助长环境的压力，也是不争的事实！”

他稍停片刻，再说下去：

“五百万华人面对本身的生活困境，所造成的基本

原因，除对政治压力感到无奈，对华人部长的逃避现实更感失望！

“然而大部分今天有酒今天醉的麻木之外，清醒的人们多数明白华裔今日的文化，总是比不上人。事实政治的直接干预有重有轻，参与政治活动、促成干预的华人政党，才是关键性的问题。

“至于华人政党所以如此软弱，是在于华人政党一组织，便一直内讧恶斗，面对争取华人权益时期，则顾左右而言他；争先恐后表示唯命是从。难怪各地政党的联委会唯恐天下不乱，一看准实力派的靠山，便纷纷表示立场。”积极参加挽救华社文教的伍天心，气愤填胸，一时如爆竹爆炸，一针见血地指出，“好斗的华人政党，不但不能挽救华社，反而害死华社！”

“伍天心先生讲得十分确实。”骆康民看到陈词激昂的人坐下。便站起来说，

“听了刚才伍先生的话，觉得十分痛快，让我再加上几句，就是华人政党不但本身不能团结而自我斗争；党与

党之间又斗得两败俱伤，七颠八倒，使到局外的有心人，额手称庆，不必耽心造反。”

一阵爆竹似地掌声过后，安一新立刻接着说：

“所以，我们的结论可以这么讲：华人政党不能挽救华人文化的没落，是因为华人政党四分五裂，自身尚且难保，加以认为当官第一，自然没有余力维护华人福利。”……停下片刻，他继续说：“现在我们接着看看第五个问题，‘华人政党为什么四分五裂？’”

“华人政党之所以四分五裂，”陈本生说，“主要是搞政党的，十之七八不是有心为民族大业，真正以救民为己任的政治家不多。政客为达到目的，不惜玩弄卑鄙的手段；有自知之明的，了解自己的品质和修养比不上人家；既循正规保住自己的地位绝无可能，便不顾一切出卖民族、牺牲同志。更甚的便是‘朝秦暮楚’，为了争取候选人的名分，或一朝权势旁落，便美其名说什么为了争取选民更大的利益

而退党，跳槽入反对党去。政治家却不同，在‘威武不能屈’的原则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绝不假公济私，随时随地可以丢下乌纱帽，也毫不反顾。可惜的是华人政党里面主持大计、属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家，十无一二呵！”

接着举手发表意见的是许密尺。许密尺说：

“华人政党所以四分五裂，最明显的是：一、政客本性好斗，又重视自己的利害关系；利害关系一发生冲突，劣根性马上发作，必欲与对方争个死活。二、当权的面子第一，一朝被人超越便反面无情，非把原是左右形同手足的斗落第二、三级不可，于是党同伐异，势如水火。三、争名夺位，每逢大选一到，更是虎视眈眈，互相猜疑，一时名落孙山，便用尽势力出钱，六亲不认也在所不惜，什么忘良丧行的举动都做得出。四、是非不明，只要自己的名利能够保存，出卖选民，随时跳党已视为等闲。……总之，要

为华社找出一位具有‘勒马弯弓射大雕’的党要实在很难，而面对民族大义敢仗义执言，向当权派反击的，固然还有一些，可是大都有头无尾，后继无力；不了了之。可见华人政要无视团结，由于各自为政的结果，华人政党四分五裂，势所必然！”

安一新慨然叹息：

“经过两位的言简意赅十分中肯地指出原因，我们已明白应如何结论了！现在无需要重复浪费时间，请大家继续发表第六个问题：为什么华团和政党不能互相谅解和团结、共赴时艰？”

一下子有两个人几乎同时举手，自然不能同时两人都说话，好在有谦谦风度的李大全说，我比王世然君年轻，请王先生先发言。

王世然于是站起来，说声谢谢之后便放开喉咙大声大喊，声音如铜钟响亮，加上所说的话紧凑，使到听众聚精会神，一直听他讲，他所讲的内容是这样：

“中华大会堂之下的各种社团和乡会的领袖，都是从商的当权，从商的本事不

在于从政的之下，有一句话说得入木三分‘商人重利轻别离’，连妻儿都不在乎，可见商人为求利，勾心斗角，各出奇谋，见利忘义，惟利是图已十分平常！”

“因此，商人文化重利，是不待言的了。

“再说，今日的商场比战场更加风险，使人产生‘不心狠手辣、不会出人头地，被淘汰的事小，求生无余地事大’的想法，所以不择手段求生、认为是识时务的俊杰。何况不问出身的社会，看腰缠万贯的，便是呼风唤雨的神仙。

“可见成为社会领袖不是泛泛之辈，一与书生型的政党人士比高低，也不是‘只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了。

“所以政党人物固然多是专业人士的知识分子，不论变质后心术如何邪恶，也不是商场人物的社团领袖的对手。这么一来，在各怀利害关系的矛盾观念之下，双方合作的诚意如何，可想而知。

“还有，合作的过程原已互相猜忌，加上政党除非

十分需要社团协助和支持的，才会让华团插手；如果是本身可以单独完成的，绝不给第二者沾光。至于合作的意义，如不符合当权的要求，未合作之前，早已提出反对。请听杂文家许简所说的便可了然。他说：‘华社内部的冲突，其实是不同层次的中华文化的冲突。拥有士大夫文化、鹰犬文化、帮凶文化的华人；以及这些原自儒家王道文化的丑恶文化相勾结而拥有商人地主文化的华人，决不与拥有顺民文化的华族百姓为谋，更不用说到并起并坐，共商大计。这就是一些显赫的华裔政党领袖否定基层群众意愿的主因。……’”

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赞扬演讲者所说的动听、深为大家所接受。坐在后排的丘必乐便站起来。说道：

“王先生的分析十分正确。还有一点，就是华人政党的内争一直斗个不停，同样的，华团内部的人事纠纷也长年闹得天翻地覆，两方已自顾不暇，那里还能合作？”

安一新接着总结，指出主要的原因固然是华族人性丑恶在作祟，华文教育的落后也是构成华人团结不来的因素。因为教育不振，文化水平低落，生活前途怎样，大家自然麻木了！现在我们接触这个问题就谈论这个问题。

“是的，”反应很快的教育界名士林淑平说，“教育决定人民的思想进步或落后，关系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非常重大，所以先进的教育设施，提高人民认识人生的真谛、面对进步方向发展。落后的教育使人民忽略生活的意义，为追求精神与物质的享受，而盲目地成为政治工具，助长恶劣风气的兴盛。”

“经济畸形发展；娱乐事业也跟着繁荣；有心人为满足游资丰富的社会，色情架步随着扩大，然而奸杀掳掠各种惨剧，接二连三地发生，造成警方疲于应付，诸如台湾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今日，各种色情玩意的滋生，已使台湾的社会道德沦落。

“大马两年来，在日台经济集团前来投资之后，商场突然繁荣起来，但也造成大马的色情案件层出不穷！上一任的马大副校长赛胡申访问南洋商报时说：社会道德的日益腐败，是当前社会的一项严重问题，公众人士必须深切关注。

“总之，色情文化日益膨胀的今日，打开报纸，在新闻版上，随时可以看到诸如下列的新闻标题：

杀人放火、贩毒强奸、绑票劫杀、各种罪状的案件日见增加。

老东主午夜遇害、脑浆四溢、卧尸草丛。

钱滚钱、赚千倍？金字塔式投资引学生入彀、老千集团也包括专业人士。

私会党徒入校杀人、毒品推入学府推销。

三轮车夫色胆包天、三度强奸八岁女生。

独中华文老师、奸淫女中学生。

又是金铺抢劫案、女东主丧命枪下。

抢劫银行、夺枪杀人。少妇被奸、跳楼自尽。……

“此外，整大版都是卡拉OK的讯息、和少妇无上装、下空洞的惹火表演的广告。这种高度色情文化泛滥之下，少女跳海或失踪、与姑爷仔大做世界，自然是平常事。不过教育也跟着经济的繁荣而进步的话，青年学子少受诱惑，有助社会的安定，也可以抵消文化的堕落是不可否认的。”

第二位举手要发表意见的黄爱兰女士说：

“今日华社各种文化深入困境，正是华文教育受抑制所造成，因为教育不振，读书风气消沉，自然为社会制造不少游手好闲的问题人物，所以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全非，尤其在经济畸形发达的今日，更使人认为只要有钱，不读书也无所谓，于是促成不少人向‘钱途’求发展。可是在多元民族构成的国家，学问不高的成为次等公民，一切必须听从强有力的。好像今日华人的处境，不要说有关民生的要求不能获得平等的待遇，今后人权的地位也将日见旁落。如果教育昌盛，人人饱读

诗书，具有丰富的科学常识，在民族教育的薰陶下明白是非，懂得什么是尊严，知道什么是气节，当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面临不公平的对待时，全国同胞自会上下团结一致，作为民族代议士的后盾，向政府力争。只要不影响国家的发展，不损伤他族的利益，都会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而代议士也必义不容辞地全力以赴。

“可是今日情形相反，华族的代议士不只不敢面对现实，反而成为华族现实的压力。这正是民族教育失败所造成！好像我国一路来未有问题的六个A学生一直可以升上中一的，今日忽被勒令必须重考。这么一来，不但使家长们感到不安，学生的学习情绪也受到严重的打击，可是华人代议士我行我素。要是华文教育深入民间、效果突出，代议士看到民情鼎沸，自不会如秦相赵高指鹿为马了。可见华文教育兴盛，不只是可以培植华人的正气，也有助于大马国运的发展。”

所以安一新在结论时这

么说：

“教育不能发展，势必造成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下，结果人性低落、正义荡然无存！”停了一会，安一新继续说，“那么，应如何发展华文教育？”

麦大良似是有备而来，他毫不犹豫，一站起来就若有所见地说，“发展华文教育，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谈得清楚的，即使是谈办学的方案，就是用十个钟头来说，也说不上什么，因为今日华文教育所牵涉的问题复杂广泛，浩繁无比！”

“不过有关发展教育的问题，就是将之缩小范围，也必须针对教育的原则，才切合题旨。

“所以谈论教育的发展，不能只读华文独中，还必须与国中一起谈，为的是华文国中和华文独中，只是行政执行权不同，可是在发展华文教育的意义上，对国中和独中是不能有所分别的。

“再说，华文独中固然俱多是华人子弟，然而华文国中的学生，也十之八九是属华籍生。只是国中除华文

一科用华语讲解，其余学科的媒介语都以马来文作为教学媒介。不过今日由于客观的需要，为配合时代，独中也视马来文和英文的重要，而将之作为媒介语了。可见在发展教育的意义上，重视独中之外，也必须兼顾国中的华文教学。

“这是发展华文教育不能忽略的原则！”

“国中的行政权是操在教育部的手上，而华文一科虽与马来文和英文列为三大语文，可各以母语教授。然而其他学科都是以马来文讲解为主，且所用的都是马来语的课本。

“可是，华文和英文在课程编排上，如果校长不加以重视，这两种语文只是聊备一格而已，不过遇到重视这两种语文的校长，每个星期可能给它们排上五节，而教师要是热心教导，学生在学习华文上，可能得到丰富的收获，甚至学校还有推广各种华文课业的活动，诸如成立华文学会、出版华文壁报、举行有关华文学术的座谈会，成绩可观的，比华文

独中的表现还要出色。

“所以从整体发展华文教育的效果上，国中和独中更必要视为一体。这是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一点。”

麦大良一坐下，坐在他旁边的欧阳仲坤，迫不及待地接着说：

“发展华文教育已是华人社会既定的使命，因为在政府建立国家的教育政策上，除巩固马来文的地位，是不扶助华文教育发展的。虽然华社早已承认马来文的国语地位；甚至热心与政府合作，课程完全遵照马来西亚教育部所颁发的课程标准编订，然而教育政策的各种法令的偏差，华文学校根本难以发展！”

“所以华社除了目前仍存的六十间华文独中之外，希望再增办独中是没有希望的了。因此只有维护现存的独中，也关心国中的华文教学，鼓励华人家长把子弟送入华校，而独中为适应华人的谋生与出路，必须开办各种和生活有关的技术课程。

“此外维护独中发展的董事会与校长之间的职权，

必须各守本职，而担任董事的诸公，须常年为学校认捐、为充裕学校发展的经费也提高教师的待遇。至于主持校务的校长，须具有献身教育的精神，不染指学校经济的出入；学校财政的开支，完全由董事部专人措理。尽量减少学生为杂费的负担，才有办法广收学生。

“更重要的是华社维护华文独中的精神，永远保持存在，今年学校办不好，十年、廿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都要让子孙继续办下去，这样，华文教育才有办法发展开来！……”会场鼓起热烈的掌声作为反应。然后，麦大良接着再以严肃的明快态度说，“不过要发展华文独中的同时，也要推动马华文学的发展。”

看来，没有人举手，安一新抓住听众的情绪接着说：

“是的，马华文学发展顺利的蓬勃时期，华文教育兴盛，读书风气良好，当马华文学消沉低落的时候，华文教育落后不振，读书风气很差，可见华社发展独中的同时，推广马华文学的发展

是正确的！为什么？请在座诸君发表高见。”

方士林站起来恳切地说：

“因为文学是经国的大业。既然影响华文教育和读书风气这么大，可见文学的力量足以左右教育的现状。这样，通过马华文学来提高华人对教育的认识，从而发展华文教育自是正确的途径。

“原来文学所发挥的功能是艺术的科学，它不只是处变与应变的良策，也是促进精神革命的主导力量。所以把马华文学创作推向更高层次，积极地推广开来，发挥服务的精神，华社的教育水平自可日益提高，社会当能逐渐改变现状。

“换句话说，扩大马华文学运动，加强马华文学的现实性和创作艺术，进而发挥文学的力量，为日见式微的华文教育作出贡献，已是华人社会当前的急务。

“马华文学如果发展顺利，作品的内容和表现的艺术俱达到一定的水平，华社的文化面貌自然逐渐改观，民族的尊严也相应提高。

“因此华文教育日见进

步，与马华文学的发展深具关系！

“因此文学使人提高阅读的兴趣，书读得越多，尤其是读好书，人也就越进步。”安一新在下结论时也这么说，“可见文学是经国的大业一点也没有错。那么，面对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发展的方向在那里？”

因为一时没有人举手发言，安一新便提出建议：我们希望一路来关心马华文学发展的方北方先生发表意见。

一阵表示大家同意的掌声过后，方北方就马上站起来说：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传统精神是反映现实，今日华社为了提高发展教育的力量，马华文学更须重视现实的内容，这样，马华文学的创作方向自然是扩大视野，面对现实。那么九十年代华社的文化面貌怎样？”他接着说：

“一、政治衰弱，自从独立以来，华族的政经文教，长期深受约束，华人部长一直未能配合华社的意愿，促成华族在政治压力下，文

化局面一片残破。二、经济停滞。廿年前政府实施非照顾全民利益、而具有固打制的新经济政策，加上合作社的风暴和原产品价格的惨跌、种种的因素，华资逐渐集中于少数人手里，马币贬值，生意难做；铤而走险的人越来越多。三、教育困顿。

华文独中支持国家发展教育，为社会培植人才，不但未得政府分文的资助，而又受各种教育法令严加压制，造成许多学业未到一段落，便走入邪途的青年学生日益增加，社会风气因之更加败坏！

“这对于当前的马华文学发展自然不利。事实马华文学既处于华社政经文教俱多伤残的境况，自然更加难以发展，然而从马华文学的发展到发展马华文学的课题上，到底是马华文学领导社会，还是社会领导马华文学？其实文学与社会是一体，没有文学便看不见社会，没有社会就没有文学，所以社会文化没落，文学责无旁贷。可见马华文学与华文教育息息相关，运用马华文学助长华文教育的发展是对症下

药。

“于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华社在推广华文教育的同时，也大力扶助马华文学的发展，到了马华文学百花盛放，华文教育的远景自然也出现曙光。

“这样，九十年代华文文学发展的方案应该是：

“文艺界加强团结，及时反省，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共赴时艰，本维护母语教育的立场，为马华文化的前途，互相谅解，精诚合作；改变创作的倾向，深入社会，汲取生活经验，以便提高表现的艺术和丰富作品的内容。

“向外促进亲善，学习友族的长处。当教育法令的修改所引起的不安，已到了紧张的地步，写作人务必发挥爱国的精神，扩大与友族作家进行文学交流，从而汲取他人的优点，本谅解的观念，共商国家的进步，以便达到大马一家的境界。

“还有……

“还有，建立‘爱国主义’的文学创作理论。马来西亚是马来人、华人、印度

人，三大民族共同创立的新兴国家。任何体裁的文学作品，都必须本着‘爱国主义’的精神歌颂马来西亚的成长和进步；从而促进全民的团结和生活的康乐；而文学工作者也必定要拥护贤明公正的政府，以仁慈的爱心推动三大民族的文化，促成马来西亚在国际上欣欣向荣！”

方北方以“我的话就到

这里为止”作为发言结束时，安一新向大家这么致谢：

“今天我们的文化座谈是成功的，提出的十个话题，都得到大家恳切的发言；使十个问题都得到结论。谢谢大家发挥无比的爱心和衷心的合作。……

“我深深觉得今后华人必须以团结为前提，力求忍让，互相谅解，倘若民间仍

是各走极端，必定削弱华族生存的力量，因此全国华人政党与华团必须学习马来民族的发愤图强，如不再彻底洗心革面，我们的下一代必永远落人之后！”

一九九一·五·六日完稿
一九九二·十·一日修订

*

•新书介绍•

陈瑞献诗集

全书216页，内选陈瑞献先生1964至1991年诗作117首。每本定价马币15元，包括邮费在内。订购者请将书款购成银行或邮政汇票，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通过文学改造亚洲人的精神

——亚洲华文作家现阶段的使命

◎方北方

尽管文学作品是作者感情的自然流露，却是作者面对感触，而通过内心智慧的活动所表现的；表面看来，固然没有什么目的，事实上，文艺现象的发生，是本着社会的变动而出现。

所以，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生活自然也决定了作家的意识。

作家的创作既然源自生活，具有社会意识和时代精神的题材，当可丰富作品的内容，从而使读者倍加喜爱和赞赏，激起产生广大的联想，甚至发展成为丰富奔放的想像。也往往为了体验和印证生活的道理，而对概括的事件与典型人物，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理解，突出阅读文学作品反应的效果，面对进步方向建立正确的人生。

因此，作家由于责任在



身，而应具有时代使命，并非苛求。

因此，不满现实的作家，除了偶尔歌颂好人好事，总是正视现实，而作出不断的挑战。寄望于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日见增加，以便促进社会精神面貌日见可观，也无可厚非。

可见重视作家的创作，进而重视作家的使命，为社

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亚洲华文作家的聚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举行亚洲作家会议，正是本文学服务于社会的宗旨，除了直接的为促进亚洲各地区的文运蓬勃而互相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广泛的交流，造成华文文学丰收和繁荣；从而积极地发挥亚洲文学的冲刺，所激

起的美化运动的艺术力量，间接也鼓励亚洲作家提高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作出更积极的努力。

因为亚洲文学既是以反映亚洲地区的客观存在为本质，亚洲文学当然应该服务于亚洲社会。

二、

亚洲的部分落后国家、和太平洋的好些地区，有的已逐渐成为强国，有些为政治因素，仍在进行内战中，也有不少已经成为发展中的新兴国家。

亚洲不少地区，虽然有好些发展中的国家的经济成长可观，然大部分的经济还是落后。尤其各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急速的改变，人民应变困难。多种民族组成的国家，由于文化问题，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日趋两极化。而社会阶级的悬殊，也形成你我各走极端；甚至好些地区，因连年不停的战祸，民不聊生，流离失所！

总之，在朝和在野的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不能统一，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因素所激起的

社会问题，造成时代动荡不安；众多的华人处境艰难，自不在话下。

如果执政当局和众多的国民，对文学潜移默化的功能，都深信不疑，积极的推广文学运动，固然不能一时通过文学，使不安的社会稳定下来，也不能使敌对派系、化干戈为玉帛。可最低限度使国家日见安定，人民生活逐渐好转，是十分可能的。

造成社会动乱的因素，不能否认不是人为的问题。而文学是改造人的精神的最佳办法（鲁迅语），也是解决问题最实用的工具。这样爱好文学的写作人，自觉的投入精神革命行列，为芸芸众生作出贡献，自然名正言顺了。所以为促进亚洲地区的文化交流，亚洲的文学工作者积极地为反映各地区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以便促使人民安居乐业，而负起文学所赋予的使命。

那么，亚洲作家现阶段的使命是什么？

三、

一、建立博爱精神的主题。

为实现亚洲国家与太平

洋地区人民的彻底谅解，使大家永远和平相处，通过强调忘我的主题的文学艺术。发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博爱精神，促成亚洲各地的日趨安定，人民的生活日见愉快，是现阶段华文作家的主要使命。

这样，在艺术作品的陶冶之下，人民自然可以产生超越利害关系，保持宁静致远的心境，与舍己崇高的爱心，达到“天下一家”的境界。

诸如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强调合作和平的意义，发扬台湾政府批准同胞前往中国大陆探亲的英明措施。同时赞扬中国政府善待台胞的美意；甚至呼吁接受中国大陆的同胞前来台湾观光、汲取台湾的科技，从而实现中国统一而消除敌对的局面。

其次，太平洋地区的五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的政治趋势、经济组织、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以及民情风俗，虽然有好些不同，可国界接壤相近，人民的生活要求，一般上多是大同小异，即使与台湾和中国相比，除了政治

制度之外，民生的趋向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所以作为华人作家现阶段的创作，除了发挥爱国主义精神，与友族的作家并驾齐驱，力促文化交流，主要就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力量，培养人民合作、提高谅解的观念。

在东亚各国的不同文化达到如水乳交融之日，东亚地区的和平基础也日见巩固，自可进一步从事民生改善的工作。

如是，东亚的华人作家，自然必要进行积极的创作，发扬人类爱和爱人类的至意，以便彻底的促成东合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使之产生水乳交融的作用。

因此，东亚国家的华文作家，除了努力从事文学运动，必须认真的通过社会现实的认识，以鲜明的主题，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扩大文化交流的地区，强调简化出入口手续，实行开放政策，鼓励人民通商互惠，从而发挥亲善的精神，而减少猜疑、消除仇视的局势。

这样，为实现和平相处，反映好人好事，应多过于

表现坏人坏处；即是说：写作者落笔的时候，不论报告文学、或文艺创作，可以减少就尽量减少挖掘对方的疮疤。即使应提出批评，也要本善意的立场、温和的笔调、讲理分析；使之心服口服。

更不要无中生有、加以捏造或诽谤。必须以大局为重，最好本揄扬的精神，使有关方面可以接受。

所以亚洲华文作家当前的创作观应放弃政治色彩，不受任何方面所影响，而服从真理走亚洲人民的创作道路；以“天下一家”为目标，大家同舟共济，使亚洲人民出入方便，路不拾遗的世界早日实现。

二、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

亚洲地区各民族的文学作品，都各有他们创作的优点。所以现阶段的华文作家，为当前的收获，除坚定自己的创作倾向，也必要提高本身的创作艺术；使作品的形式配合内容具有完整的表现。但本身的创作倾向，也要使其他语文作家认为必要，而共同为本区的利益作出努力，使之发扬光大。同时也汲取其他语文作家的良好

创作手法，学习他们的优秀艺术表现。

所以提高作品的创作艺术，配合具有社会意义的内容，自然可以提高华文文学的健康性，从而减少作为个人消遣的游戏文学。

因为艺术不是为个人而存在，而是为社会服务才表现它的价值。且健康的创作内容，自也决定必须以坚实的艺术作为表现。

可见提高表现的艺术价值，配合建立博爱精神的主题，是同样的重要。

*

教授卖书

长沙失守，衡阳即日告急
国民党军一样徬徨失措
桂林放弃的谣言已把民心摧毁
教授不得不携妻带儿逃往桂林去

物价腾涨迫使关金贬值猛跌
万金买不到一杯开水的法币变成废纸
拖欠了八个月的薪金就是领到手
今日过得了明日还是囊空如洗

掺杂砂石与稗子的粹米粥再也没有
没钱买柴炭开水也没法子煮
大人可以挨饿儿女却嗷嗷待哺
生活随着气氛的紧张一日比一日难度

师母早已把“防身”的首饰抛入金铺
教授毫无办法只好向仅存的书册投注
卖掉心爱的书，何曾不是卖掉自己的命
不这么割痛儿女的肚皮已经顶不住

一九四四年桂林紧急疏散时作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订正



吐泻症流行

赤白凝重的晚云发出刺眼的闪光
白天如火的炎阳，深夜过后仍有余威
大地纵横交错的咧口不断喘息
痴痴望着老天能予同情洒下露水

偏偏旱灾之时吐泻症又爆发流行
活活的人随时都能变成早晚的死鬼
处处路上都是累累的饿殍与尸骸
嗡嗡叫的金头苍蝇就占住，统治地位

人人的肚子都找不到充饥的草根
饿火上升使人失神如昏又似醉
不吃自己的儿女也交换别人的来吃
饿得发狂的人性早已泯灭破碎

昨日没有尿的人今天连屎也没有了
不给虎烈拉吃掉也要死于精神崩溃
难得善堂的尸车不停地来回收尸
满载了东街的尸骸西街的又向上堆



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惠城吐泻症流行
时作，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订正。

抓 丁



张团长率领部队到乡里来抓丁
乡野如发生瘟疫鸦雀无声
不管你的家已有多少人当兵去
逃不过恶煞刺刀下的还是要出征

抗战杀敌原是人人有责成
何况要杀的是十恶不赦的日本兵
然而不照兵役法令公正抽调壮丁
随便把人抓去充军怎能说服人心

原来抓到的壮丁可以卖大把钱
有钱的当然不必上战场当牺牲
团长自会抓别人给你做替身
不幸的一被抓上手便难逃出生天

张团长与爪牙比日本兵还要凶
把抓上手的壮丁困得一点也不放松
上路的壮丁心上牵挂的是妻儿和母亲
靠这种无辜的乡民去打仗怎能战胜

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目击抓丁团队到象湖
乡抓丁后作·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订正·

在嘉陵江上



风狂云紧流更急
嘉陵江上航行真不易
险滩闪过又险滩
暗礁伸长舌头向船底舐

随时随地都是葬身地
艰险的行程一点也不能大意
一朝船翻人溺
父母妻儿就永受生活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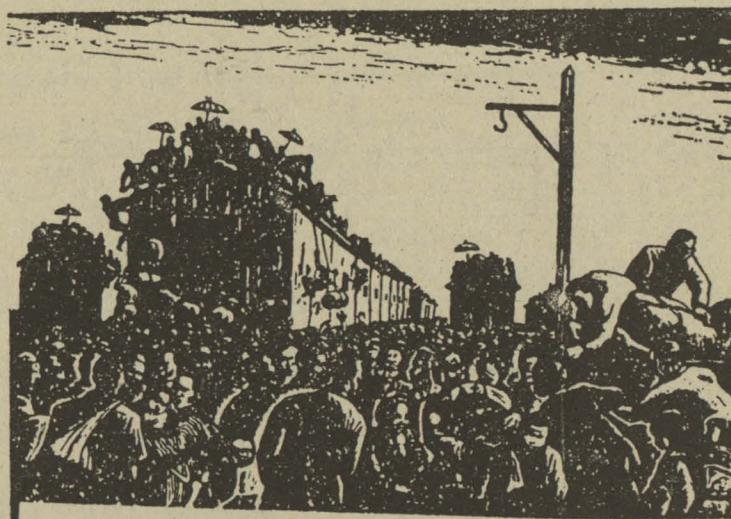
嘉陵江上黑渊深无底
逃过险滩又要避开日本鬼飞机
可是凶狠的稽查队也不放过你
紧张的日子艰难无得比

谁叫大家生活在这里
更不幸的又是水上求生的苦力
生命既然四方八面受磨折
活着与死去有什么差异

一九三九年八月日机轰炸重庆时作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订正

疏

散



鬼子野心勃勃企图霸占我们的村庄
巨型的轰炸机日夜不停地横冲直闯
国破家必亡，人民为了幸福的明天
誓愿保家卫国巩固锦绣的河山与国防

鬼子挥军南下企图打通大陆的交通干线
河南的四十万守军惧日成性即刻撤退逃亡
郑州陷落洛阳弃守、广大的国土沦入敌手
决堤似的难民不知向那疏散的千千万万

交通工具都落在抢运自己物资的军人手上
人山人海万头攒动的车站黑压压一团
有的攀上车顶、有的钻进车底横杠的架板
上不了车的拖男带女还是挤满月台和路旁

即使攀上了车顶或钻进车底下横杠的架板
火车一开，上下的人难免要摔落死丧
还是集体上战地服务与组织游击队
总比被败军流氓与地痞劫掠还要合算

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作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订正

方北方创作年表

马来亚槟榔屿。

一九四八年任教槟榔屿中华中学。

一九五〇年，报告文学《每天死千人的古城》，由

香港赤道出版社印行。

一九五二年，中篇小说《两个自杀者》，槟城新宾书局出版。

一九五三年，短篇小说

一九一八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惠来县后街社。父方明阳，母郑象湖；是双亲的独生子。

一九二六年进光裕宫小学肄业。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国红军由江西入潮。一家三人逃亡；母失踪，随父上汕头。单独跟亲戚搭船前往槟榔屿投靠伯父。

一九二八年二月杪，母亲和父亲团聚。不久父亲病逝。

一九三〇年一月进槟榔屿丽泽小学读初小三年级，毕业考获第一名，高小毕业生名列前茅，升入钟灵中学。

一九三六年开始学习写作投稿。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前三个月回中国汕头，在汕头南声日报经常发表文章。六月进入惠来县立一中读初中二年级。

一九四二年高中毕业，翌年报名入南华学院。

一九四六年完成第一个长篇小说：《春天里的故事》。

一九四七年接堂弟信息：伯父在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天被日机炸死，遂搭“夏美莲”轮经曼谷前往



方北方与他的作品

集《出嫁的母亲》，马来亚出版社印行。童话《国王的刀斧手》也同年出版。

一九五四年，《北方散记》和中篇小说《娘惹与峇峇》二书同时印行。

一九五六年《娘惹与峇峇》由国泰拍成电影。

一九五七年，长篇小说《迟亮的早晨》，香港文汇公司出版。同年兼任槟城韩江中学高中部教员。

一九五九年，短篇小说集《思想请假的人》，星洲青年书局印行。是年任教新加坡中化中学。

一九六〇年，长篇小说《说谎世界》一书，星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一九六一年中篇小说《槟城七十二小时》，星洲青年书局印行。

一九六二年杂文集《笑的世纪》和长篇小说《刹那的正午》二书分别由星洲维明公司与东方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一九六八年担任韩江中学华文主任。

一九七〇年短篇小说集《江城夜雨》由北方书局印行。

一九七五年短篇小说集《爱屋及乌》韩江中学出版。

一九七六年小说集《在那里烧》，东方文艺出版社印行。散文集《北方春草迟》一书也由仁和文化出版社印行。

一九七六年，风云三部曲之一《迟亮的早晨》印行第七版、之二《刹那的正午》再版。之三《幻灭的黄昏》初版。

一九七八年任大马福联会文学基金小说评审员至八七年共十年。

一九七八年任马来西亚华文写作人协会副主席。

一九八〇年任马来西亚华文写作人协会主席。

一九八〇年长篇小说《头家门下》，星洲教育出版社印行。

一九八〇年任光华日报主办之全国短篇小说比赛评委会主任。

一九八一年受邀出席“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之“国际文学研讨会”。

一九八一年评论集《马华文艺泛论》，大马写作人协会印行。

一九八二年出席五个文学团体联合主办之“国际文学讲座”。

一九八二年连任马来西亚华文写作人协会主席。

一九八三年短篇小说集《倒下来的铜像》出版。

一九八三年出席“新加坡第一届国际文艺营”。

一九八三年与司马中原、黄孟文、韦晕三位，担任大马作协与通报联合主办之全国小说奖最后评审员。

一九八四年报告文学《满城花醉三千客》远东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法国巴黎第三大学邀约参加“国际文学讲座”。《头家门下》自编成长篇电视剧十八集，由大马国家电视台拍摄，连映三个多月。

一九八五年长篇小说《树大根深》，铁山坭出版社印行。同年《方北方短篇小说集》出版。

一九八五年担任刘以鬯先生编的《香港文学》顾问。

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深圳大学邀约出席“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

一九八七年一月任槟城韩江中学校长。

一九八七年《马华文学及其他》，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

一九八七年《方北方文艺小论》，大马福联文学基金会出版。

一九八八年出席第三届

亚洲华文作家会议专题演讲

“马华文学的起源及其发展方向”。

长篇小说《头家门下》，中国广东社会科学院暨广西漓江出版社联合印行。仍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顾问。

一九八八年九月长篇小说《树大根深》修订本再版。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六晚与韦晕和原上草两位接受

大马作家协会与海鸥联合主办的“源头活水”的表扬、而出席“文学之夜”。

一九八九年三月七日因申请出国问题，未能及时参加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廿日接受担任“香港作家联谊会”顾问。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五日《娘惹与峇峇》日文译本在

东京发行。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六日得第一届马华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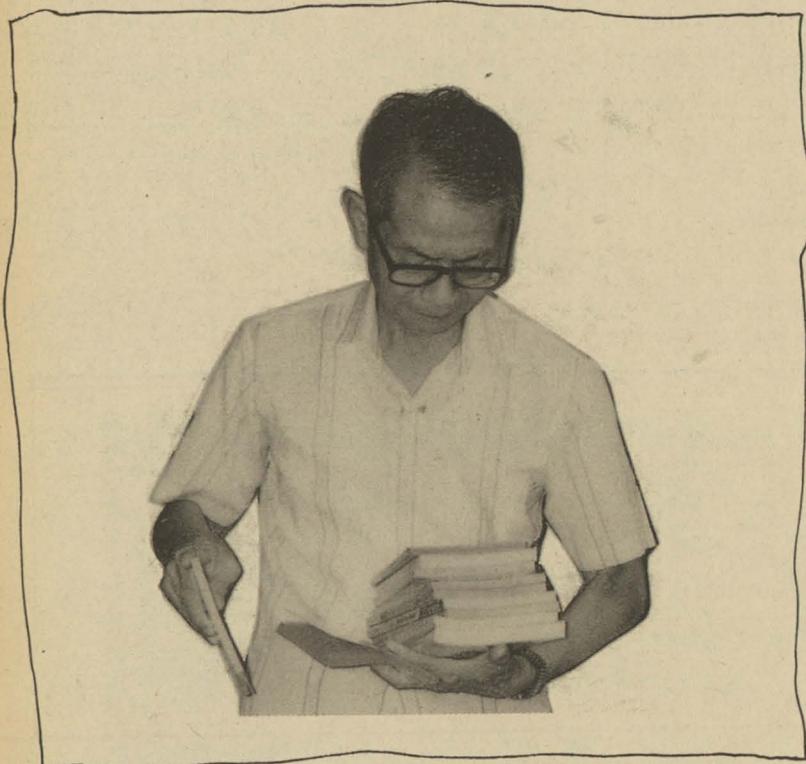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一日长篇小说《五百万人五百万条心》（即马来亚三部曲之三的“花飘果墮”）在吉隆坡新明日报连载。

*



方北方部分作品书影

侧写方北方



文／傅承得

图／林祖耀

记忆中的方北方老师，仿佛仍停留在八零年我在韩江上新闻学系的时候。

我在韩新念书的日子很短，但对方老师的教学，印象却十分深刻，一方面自是

因为喜欢涂涂写写的我，久闻“方北方”的大名。另一方面，当我在钟灵中学读书的那段时光，清晨上学，总会在路上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白衣白裤，健步如飞

。我认得他，他却根本不晓得这个小毛头是谁。我经常想：这个人真奇特，有公车不坐，天天从升旗山脚步行到韩江中学，少说也有三、四公里。带著这样的好奇心

，我竟然也有一天会坐在课堂上听他讲学。

我和方老师的这段师生情缘，后来写成〈一日为师〉，发表在星槟日报〈剑华集〉，收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等一株树》。也是这份情缘，使他在八六年写了〈向傅承得学习〉，表现出长者奖掖后进的央央风范。对方老师的赞赏，我有点汗颜，但更多的是高兴和感激。我读〈向〉文，心中还有另一点领悟：方老师的记忆十分惊人。八零年六至八月间，我用“流失”的笔名，在方老师编的星槟日报“文艺公园”发表三篇诗作，六年后的竟还一一记得这些作品的题目。

现在回想起来，八零年九月我赴台深造，那三首诗：《火烧的国度》、《血和泪》及《血缘》，虽是出国前的习作，但开始有了蜕变的前奏。方老师很坦白的说：“作品的内容虽然现代意味浓厚，可由于偏爱，很快地就给予刊出了。”也许他不知道，他的这份“偏爱”，对我的鼓励很大，因为能

在“文艺公园”发表，并不亚于作品被《蕉风》、南洋商报“读者文艺”或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刊登的荣耀。

也因为这份感激，我甫自台湾学成归国，一听到方老师已停编“文艺公园”，便亲自去见星槟日报的总编辑谢诗坚先生，请他让我接编“文艺公园”，谢先生答应得相当爽快，并说明每月只津贴四十元。我说，我是自动请缨的，只想为文学尽点心力，钱多少无所谓。就这样，我把“文艺公园”接过来，成了“方北方的继承者”，暗地里很是得意。直到星槟日报停刊，我才挥别“文艺公园”。

但方老师真正得意的继承者，当然不是我，而是方昂。方老师书香传家，几个子女都爱好文学，也曾提笔写作。但卓然成家，名声成就能与方老师相提并论的，当数方昂。方昂的直朴，与方老师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他的文学细胞，更是遗传。只是，方老师忠于小说，方昂专心写诗。这对文坛父子兵，同样佼佼，虽创作的

文体各异，手法不同，但风格却有类似之处，这也可能是父子连心的关系。

我曾用心分析方昂不写小说，直接传承衣钵的原因。一方面，是方昂性情近诗，比父亲多了一些感性成分；另一方面，这人也有遗传的固执，既固执于文学，又不愿随波逐流，让人以为他有成就，完全因为他是“方北方的儿子”。所以他要自开天地、另辟蹊径，走他自己的路。方昂有一首诗：〈走路〉（收于方昂诗集《白鸟》），把这种心态写得十分清楚：

父亲常对我说
儿啊儿你不要走那条
路
那条路我行过来了我
摔了那么多交

儿啊他说让我牵著你
的手
让我背著你让我拣那
没有凹凸没有风沙的
大路走

我说爸爸
不要牵我不要背我不

要指引我
让我选自己的路让我
开步自己走
我要感觉脚根踏实土
地，真真切切的
痛苦与快乐
让荆棘直接告诉我
让土地直接告诉我
我要踩出一排清清楚
楚，自己的脚印！

今天，方昂印证了自己
的话，“一排清清楚楚，
自己的脚印”，便是他的一
篇诗作。方昂对父亲，感情
是非常深厚的，他的诗〈我
喜欢〉（亦收入《白鸟》）
，很自然的流露这样的句子
：“我喜欢年届古稀的爸爸
，灯下挥舞文章的神情”。

对他这个得意的儿子，
方老师爱得相当含蓄。他为
方昂的诗集《鸟权》写序，
要求甚高。序中行文走笔，
自得之外还有幽默，他说：

“诸如最近房价狂涨，他为
了贷款买屋的‘房事’，精
神几乎被搞到分裂，可他还是
不放下写作，甚至还整理
诗集出版。也许这是方家遗
传的精神病吧！”但对方昂的
诗，尤其在内容方面，他

却这么说：“我希望他今后
能够写得更好一点。”弦外之音，
他对这个儿子所写的诗，还相当满意。
方昂有一回开玩笑说：“我爸爸曾告诉别人：方昂的诗有一些我读不太懂，但我知道他写得很好，因为他是我儿子。”我想这才是方老师最真心的话。

我后来离开槟城，到吉隆坡工作，便较少见到方老师了。间中回乡，偶有拜会，见到他老人家虽听觉大不如前，但精神仍然奕奕，心中真的快慰。有时恰有文友探访，方老师也热情如故，健谈如故。实际上，我和方昂私交甚笃，从方昂身上，我更了解方老师可爱和可敬的一面。我曾在“南洋文艺”发表过一首诗：〈寄方昂〉，语带双关：

如果是一座岛
为你取名
便是光明

如果是一颗星
为你放舟
划过阴冥

如果什么也不是
我便化作风
晨昏呼啸，山海呼啸
你，是我北方的骄傲

——是的，方昂是北方的骄傲；而方老师这棵马华文坛的常青树，则是我们大家的骄傲！

*

如果说我们正处于几千年前的战国时代，你一定不会相信。

在那个时代，同一个方块字，齐国长的是两只有爪的脚趾，魏国可能变成原始形态的“四点水”；同一个方块字，秦国是鱼旁，燕国是鸟旁，飞禽水族不分；文字的孳乳衍生，几乎是一件极寻常的事。

今天，汉字使用的地域虽然分成几个政治圈——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但是，以今日资讯之发达和迅速，汉字的战国时代应该不会出现才是。然而，事实却相反。

台湾刚解除学者进入大陆的禁令时，就经常发生一些“战国纷争的局面”，令人尴尬不已。有位朋友到北京开会，报到领取名卡时，他根本找不到名卡——不是找不到，而是认不出。他的姓简写成“卫”，相差十万里，首先就使他丧失了“以姓找名卡的索引功能”；两个名字也简笔，有一个尚且由二十余划简成三划。于是，他站在众多名卡之前，就像面对汪洋大海一样，不知道捞起那一根针才是。

简体字的流行可以追溯到很远古的时代。文字及语言本来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工具，大夥儿这么说这么写，

你我他都公认了，所以，这个字就这么读那个字就这么写，成为一种“社会习惯”了。

和“简体字”相对的，是“繁体字”。“繁体字”这个名称本身就含有贬义——

一繁冗、繁琐、繁杂，一切陈旧、罗唆及杂乱，都向这里汇流，成为一个藏垢纳恶的洼地。然而，台湾、香港及澳门运用的都是繁体字，连大陆在香港发行的刊物也都是繁体字，为什么就不会

鄭百年



战国时代



觉得繁琐罗唆呢？

随着大陆经济改革开放，也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解冻，繁琐复杂的方块字有回流之势。在广州，在深圳，你可以看到“專銷各國佈帛”的招牌。去年，济南山东友谊书社出版袖珍本《论语》，印量八万册，“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印作“子貢曰：詩雲：如切如磋”。今年四月，我在济南某书店里，看到一本印制精美的书，书名是“皇後淚——

婉容自白”，日本人江曜子著，陈喜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月出版，什么叫“皇後淚”？当你看到你“范”姓的朋友被写成“範某某”，姓“于”的朋友被写成“於某某”时，你是不是只有会心的微笑？当你参观大学时，手中的概况、介绍手册，经常出现这种“回流的恶垢”时，你会有什么感想？

“繁体字”也许应该正名为“正体字”。

在这个资讯非常发达及快捷的时代，汉字一方面是壁垒森严，七国纷争，一方面是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完全是一面旌旗混乱、车辙错杂的局面。简体字是主流吗？不见得。繁体字是主流吗？也很难说。新、马流行不简不繁的方块字是主流吗？更难说了。也许“正体字”的大旗竖立起来后，主流旁支的分别才昭著人心，汉字才逐渐结束战国的时代。

*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一元五角。
-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六期九元五角，十二期十八元，包括邮费在内。
(马来西亚以外的订阅者邮费另计。)
-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例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 | | |
|---------|-----|-----|------|
| 姓名（中英文） | | | |
| 地址（英 文） | | | |
| 订 阅 期 数 | 期起至 | 期止。 | 共 期。 |
| 订 费 | \$ | | |
| 备 注 | | | |

(因为马来西亚邮费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投稿者打电话来质问她为什么退他的稿？因为这一类内容的稿件太多。开放探亲后这种稿件当然多。我后来投到某大报，人家用了，人家的稿件还会比你们少吗？人家的发行量比你们的广、稿费比你们的高、审稿标准比你们严，人家用了！对着这种挑衅的口气，她说看稿本来就没有绝对的标准，不同的编辑有不同的主观看法。

看她平静地与对方一来一往地交谈，过后再听她补充电话中对方的说词、口气，同事们说：“佩服你！要我就说那很好，以后你去投某大报吧！”

她说一开始她也是被对方不逊的口气激怒，但分心去追忆那篇稿子的内容，倒是平静下来，“而且我一边回他话时一边想到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也许也会有类似的心情；一时之间仿佛自己‘浮’了起来，超然地停在高空中看他与我的对话。”

但有一次她踩到地雷，有个再三被退稿的人写了两封信来辱骂她，用的是低级的话；一封给长官一封给她，长官唯恐她受到伤害，特地去慰问；却看到她神色自若、云淡风轻。“如果他骂的正中要害，是我的错、我的弱点，我当然会沮丧、痛苦；可是他骂得太离谱，与事实有很大的误差，与实际的我更相距十万八千里，为

什么要让情绪受到干扰？我根本不理他，当做没有这回事……何况他很年轻，我可以用比较宽容的眼光来看待他。”

说得如此合乎“励志哲学”，谁也没有理由反对她。可是除了电话、书信外，生活中人与人面对面的接触

中总也有应该、必须发脾气的“契机”吧？所谓“修养好”有时被解释为“窝囊”。她说也许因为一向反应迟钝，在引信濒临爆炸前，常还有一刹那余暇去想到说过重话后常会惭愧地反省自己也有可议之处。与其事后做弥补不如事先自己解脱

圣人不生气



◎刘静娟

心里有一座山

文林高
图丘易禾



，血液恐怕就枯竭了。

看来，我和华文结下生死缘了。至于何年何日何人对这一小圈子里的人垂青礼遇有加，且不去理它。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照旧读书。

2. 山——许多着重号

1. 我——一个逗号

在那样捉襟见肘的日子里，难以想像父母亲怎么生下五男四女，我们兄弟姐妹九个，而且都养大了。我排行第四。大哥和两个姐姐读华校。读华校才对，不认识自己的文字就变成另一种人，父亲如此断定。

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轮到我报名上学时，父亲有些犹豫：报华校还是英校？先是托人报英校；我就要踏进学校的门槛了，最终父亲决定把我送进华校。我之后的五个弟妹，父亲不作第二回想，都送进英校。我是转捩点；说卡在中间也行，对上种种，对下云云，我面对的岂只是“出路”的问题而已……

后来，父亲看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颇惆怅，屡次对人说：“阿四送进英校就好啦。”

我照旧努力读书。读华文者日见减少，读的范围亦日愈缩小，几乎俱在文史哲的圈子里出生入死。奇怪，在这个圈子里待久了，反而不想离开；尽管无边落木萧萧下，景象一片凄凉。奇怪，读的是文史哲，得的是血液；血液在体内流动，一直读一直流动，源源不息。怎么能舍弃不读呢？舍弃不读

，“与他一般见识（或为这种事而失控、失态）不是降低了自己？”骨子里的自尊自负，使她得到心理的平衡。

她自己不擅吵架，却归纳出一分哲学。

“吵架，不能与比自己年轻太多的人吵，以免失去‘长者风范’；不能与比自己低（包括身分、学识、品味……）的人吵，免得对方日后津津乐道，把这一场‘世纪之吵’当做吹嘘自己‘道德勇气’及地位的一项‘业绩’；一气就激动得语无伦次，明知气势无法强过对方，更不能吵，以免由原告被打成被告；发脾气、吵架使血压上升、面部肌肉扭曲，

有害美容及健康，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对能力差的人不能发脾气，只要他尽力而为、不推卸责任就可以容忍；你对他发怒，不是使他老羞成怒予以反击，就是使他越惶恐，事情做得更糟。而对不自爱却又自大狂的人发脾气的结果就是大家翻脸，还不如小奸小坏地冷眼看他表演。”

最后她还像头上有一道光环的人，“检讨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非发不可的脾气。有些人有你没有的长处，只好原谅他某些不足。何况我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如照镜子般地看到自己的缺点。在A身上看到我的迟

钝愚蠢，在B身上看到我的消极胆怯，在C身上看到自己的容易流于情绪……知道自己的缺点，对别人自然不苛求。”

“这么说来，你是从不生气、不发脾气、从不吵架啦？”我挑衅地。

她灿然一笑，“你真以为我是圣人了？”

*

• 新书介绍 •

书名：流转（短篇小说集）

作者：黄美之

出版：黄河文化出版社

售价：马币十五元正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作者黄美之是美国加州的华人女作家，她的作品文笔细腻而有力，她的感情细而深，阅读之中使你不得不伴随着情节的进展而哭泣而微笑而感叹！她的作品散见于台港星马及美国华文报纸杂志。著有《八千里路云和月》游记。

五千年的故事。一个故事和一个人相同重量，五千年的故事，加起来就是一座山的重量。山？对了，一座一座山。

我自幼住在静山村。静山，其实不是山，是个荒丘而已。人们把这个荒丘叫做山。山山山，叫惯了，不觉得别扭了，也不去管山和丘的区别了。

不过，我心里有一座山。戚继光途经武夷山万年宫，于壁上题诗曰：一剑横空星斗寒，甫随平虏复征蛮。他年觅取封侯印，愿向君王换此山。豪语惊人，衷心佩服。到底山的魅力在哪里？

近年，诗文涉猎多些了，才知道山不只风光宜人，而且埋有惊天动地的文章，使人遨游之余，深受陶冶。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单是杜鹃叫，天地就空空，却又满满了。天风吹不断，涛卷万峰寒。单是松涛响，万物就寂寂，却又哄哄闹闹了。

山里尚有说不完的神话、故事。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泰山那棵老松，竟也曾在风雨里救驾有功，受封为五大夫。你见过流霞杯吗？没有。诗仙李白不但见到仙人捧着流霞杯翩翩而来，还一起饮酒呢。

说到怡情悦性，陶公偏爱菊，在东篱下独自种菊玩赏，悠然见南山。白居易喜

欢桃花，执意赶到大林寺去。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他可乐坏了，马上作诗告诉朋友。

我游历名山，寻访诗人的踪迹，常有意外的惊喜。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感觉不仅是奇妙、宁静、安详，而且有启迪心灵的喜悦。如果慧心一亮，眼界大开，和诗仙一样，忽见九天里有银河飞泻而来，似烟似水，如真如幻，就更爽快了。又发觉山水相依，乘船游山，别有体会。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来到当年韩愈送严谟之处，看见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必愕然：是山水如此多娇，还是诗人如此多才！

骚客驰骋于山水之间久矣。早在上古，屈原就跋涉千山万里路，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他全心全意在寻求理想。五千年矣，骚人墨客的思想感情高耸入云，巍巍然屹立，敢与苍天比高。

我心里的山，亦巍巍然屹立。

3.弃狗——感叹号以外

静山村有些弃狗，终日恓恓惶惶，四处探头探脑，

趁主人不留意，偷吃主人放在屋外的剩饭残羹。主人发现了就得竖起尾巴逃走。好心的主人拾起石子，作攻击状，嗖一声掷去，喝道：“再来打断你的腿。”急躁的主人则抡起棍子穷追不舍，声色俱厉。

剩饭残羹是留下养猪的，当然不让弃狗白吃。弃狗不能挨饿，只好老着脸皮打游击，找吃的。逢年过节，村子里各户人家宰猪杀鸡鸭，食物丰盛，弃狗才能放心吃一顿饱；因为主人不但不计较那些剩饭残羹，还会施舍一点骨头，给弃狗当美味。

夜里，弃狗叫。它们或许为了争吃，或许由于斗嘴，竟打起架来，边打边叫，愤怒、怨恨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共同为一件严重、伟大的事而奋不顾身地呐喊、攻击。当然，有时一听就知道是窝里斗：某雌狗叫春了，数雄狗都要霸王硬上弓，难免比武争宠了。狠狠的叫声，可以想见那场面必然壮烈，屏息继续听之，不觉莞尔。

后来，静山村逐渐发展成为卫星镇。胶林不见了，果树不见了，池塘、沼泽、河，都不见了。村民先后搬走，弃狗一时间多了些。夜里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是呜呜地哭，哎哎地嚎，此起彼落，一声声串联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词：远处传来“天哪——”，近处就呼应“人哪——”。

我最怕听那种声音。不久，我也搬迁了。那些弃狗大概给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收养，都销声匿迹。

不知怎么的，心里不时响起那种声音；弃狗使我联想到世间的人也有同样可怜的。

4.我——加上括号

我依照计划，趁旅游中国大陆之便，到父亲的老家去一趟。父亲逝世多年了，只留下老家的地址：广东省揭阳县西门外霖磐镇东洲山下乡。父亲南来后不曾回去一次，临终叨念着乡下小叔一家，却也没有奢望我会如其所愿，下乡探亲。

我终于去了。如果你以为我身在魏，心在蜀，就大错特错。小叔一家，我未谋一面；虽是至亲，并无交情，见面时其实如同遇见陌生人。然而，我相信地球上的水，必有源头，朝一定的方向流去；我饮了这个源头的水，饮水思源，是人之常情。

五十年了，父亲的老家更加苍老了，仍然在那里寂寞地盼望什么。小叔看见我，听见父亲的名字，热泪夺眶而出；一家人依大小排成一队，相见，我觉得好生疏

，又好亲近。逗留了两天，看见稻田，母鸡在小叔的睡房自由走动，厨房里拴着一只猪；坐在客厅的矮凳上，聆听小叔和父亲的童年往事。

半夜，我躺在床上，虫鸣在耳。这就是父亲长大的地方；我仿佛踏着同一块土地长大，奇妙的感觉在心底滋生，是幸福，是满足，还有别的什么……

我隐隐听得见北方不远处有流水淙淙……

5.山——有些省略号

因此，我坚持登山。某日，大雪纷飞的时候，行到水穷时，蓦然回首，山里一片白，映照得发也白，须也白，人也白了。我大吃一惊，山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完了！幸好是个梦罢了。可是，这个怪梦竟三番四次乘隙来折腾我，吓唬我。我咬紧牙根下定决心：即使只能在梦里攀援；也不放弃，要翻越一山又一山。那个梦才没有了。

我们心里能够没有一座山么。

6.我——不只一个冒号

不仅静山村变成卫星镇，还有不少卫星镇接二连三出现，乡村几乎全消失了。

许多高楼聚集在一个镇，许多人家聚居在一栋楼，都是国人，包括马来同胞和印度同胞。华巫印三个种族生活在一起，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不然就是鸡鸭鹅成群，虽属家禽，到底无法沟通。然而家禽可以各自为政，国民不能老死不相往来。于是，我们选择英语，架起桥梁，互通消息。语言的桥梁比跨河越江的大桥更加重

要。幸哉！

桥梁之外却又有奇想：建造大熔炉，将华巫印三族铸造成属于岛国的单一民族。英语用作催化剂，经济则是上好的燃料。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了。在西风的助长下，火势一发可以燎原。

英语和经济结合发挥力量，遂成一种强势语言，人们竞相学习，努力用以谋求财富；最好生命干脆变成资源，用以营生，不舍昼夜。如果行有余力，才学习母语；谁，行有余力呢？生活是个大包袱，财富是个大引诱，智慧是个大问号，谁不为前途着想呢。

谁都在拼命。一项建设刚完成，马上又向前冲刺，开始另一项建设，机场、地铁、圣淘沙、商业大楼、环岛高速公路、薛尔斯大桥……处处面貌焕然一新。小龙在岛国的上空翻腾起舞，人人刮目相看。

学习母语反而成为国人争取优越成绩的绊脚石了；同族子弟之间甚至宁愿用蹩脚的英语交谈。呜呼，即将丢失的，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而已呀！有人曾用各种贴切的比喻形容这种现象，抒发心中的迷惑和愁绪，沉沉然、铿锵然，有若古钟之音。我则每每有写一首史诗的冲动。握笔在手，总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搁笔，惆怅，无颜面对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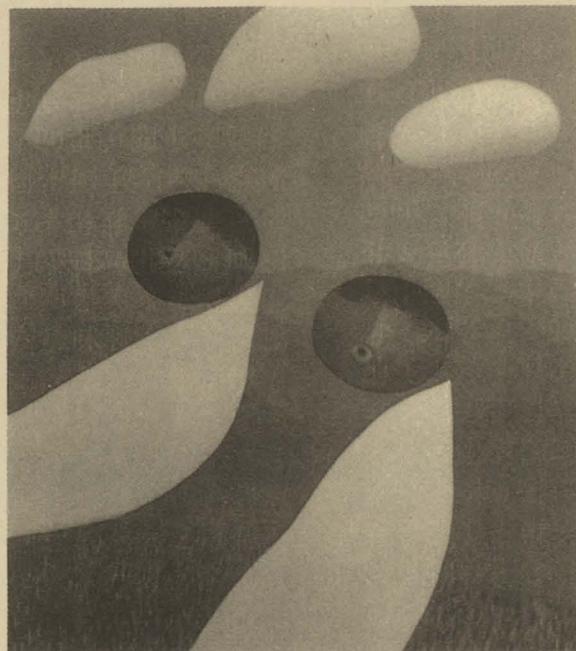
我在高楼林立的繁华街

道穿梭回来，魂气散何之？约几个同好坐在过时的咖啡店里谈论过时的话题，魂才回来，精神才恢复。据说这叫做自我放逐。其实，我们的生活里有外人不足与言说的心得、趣味和不幸。自我放逐云云，是一种政治用语，不再适合用以形容我们的心情。

谁能了解我？望着苍穹，想着自己的悲哀，以及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哀……

7. 将来——没有句号吗

回首向来萧瑟处，亦无风雨亦无晴。历史冷静地交



代了过去，不动声色。立足于现在，看过去，想将来。

将来怎么样？

山肯定存在，山上有水，潺潺的泉水肯定源源流下来。人会寿终，高机会坍塌，时间会丢失，山不会不见了。

*

①番石榴

几年前我家门外种着一棵番石榴，结实累累，妻用旧纸包着，远远望去，满树都挂着旧报纸，非常刺眼兼有趣。朵拉来我家时，看到那种怪样子，曾拍了照登在报上为之介绍，颇引起朋友和一些人的注意哩！

我们虽是第一次种番石榴，但对它并不陌生，因为小时候我家后面就长着好几棵野生的番石榴。这几棵番

石榴树所结的果子，当然成为我们那一批孩子采撷的对象。我们附近这几家的孩子们，为了能够吃到番石榴，便时常到番石榴树下巡视，一发现有成熟的番石榴，就赶忙爬上去采。

番石榴的枝桠能制成射鸟的“拉斯的”。

有一天，我发觉有一支丫字形的番石榴树枝，便兴奋地爬上树去，想把它折下来做“拉斯的”。谁知正当我用力想把那树枝折下时惊动了那些躲在番石榴叶子上的一群蜜蜂，它们把我叮得

差点在树上跌下来。

这真是一个难忘的记忆。同时，在我的记忆中，儿时那些未经改良品种的番石榴，似乎还比今日的新品种还要甜美得多，因为它们包含着我儿时甜美的回忆。



云思集

②卖番石榴的老人

有一个老伯伯，长得高大大，剪着一头短短的头发，声音洪亮、他总是推着一辆脚车，到我们的屋旁或屋前，然后叮铃叮铃地按响脚车的铃声。

我们那一群孩子，听到这脚车的铃声，就会吵着向父母要钱，买腌番石榴。

老伯的番石榴是用白糖和甘草腌制的，又甘又甜又脆，小孩子最喜欢吃，连母亲都喜欢。

他虽然长得高大，说话也大声，但对小孩子倒挺和善的，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甚至向他赊账，他也从不拒绝。

我从未进学堂，一直到初中毕业，都爱吃他腌制的番石榴。等到我从槟城高中毕业回来后，就没有见到他的影子和听到他的铃声了。

偶而听到脚车的铃声，我总会跑到屋外探首张望，但再也看不到他高大的身影。



文／◎游牧
图／林祖耀

③那些小贩们

大概是祖父开的铁店里有着许多伙记的缘故，我们的店前，除了上面提到的卖番石榴的老人外，还有卖酿豆腐的、卖番薯糖水的、卖凉凉的、卖麦芽糖的。……这些小贩们，有的是挑着担子或提着篮子等，沿街叫卖，到了我们店前，就会停下歇一歇。

以前的酿豆腐，它的馅都是猪肉和虾做成的，清甜可口，不像今天的酿豆腐，多是用些不三不四的鱼肉做的馅，一点也不好吃。因此，我现在偶而吃酿豆腐，就

会想起从前那位一身大成蓝衣服，头戴毡帽，身材矮小的小贩，还有他的酿豆腐。

卖凉凉的是一位粗壮的中年人，眼睛虽不很大，一双眉毛却相当粗浓。所谓“凉凉”，是装在暖壶里的冰水，有沙示味的，有橙味的，林林总总，大概有七、八种吧，都盛在一个大篮子里。有谁要买，他就倒一杯出来。他的顾客，就好像卖冰淇淋的小贩一样，都是孩子居多。

卖麦芽糖的是个高大的老头，不肥不瘦，头上顶着

一个有盖的大铁盘，肩上架着一个能开关的架子。有人要向他买糖，他就把架子张开，将铁盘放在架子上，打开盖，然后用一根铁条敲着凿子，把一大片的糖敲出小块来。那糖又脆又甜又香，真是好吃。但那卖糖的老头却不太友善，好像他是大老板似的，讲话的口气大得很。我们最不喜欢他，但又爱吃他的糖，因此不得不跟他打交道。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种神气的样子。

如今再也看不到这种用古老的方式卖东西的小贩了。



阳光温温，晨风习习。几只绒毛小鸡，在四棵罗汉松树下花丛里：两只低头调羽，三只抬头展翅；一列嵌入泥中的石块上，一对在跳上跃下。另外两只啄着翠叶和沙粒。朵朵小黄菊一边笑一边摇头！我凝视九对黄褐相间深浅相衬的小翅膀，情不自禁陶醉在自然的声色里。

养小鸡，是受邻居的影

响。他们家后面有很大空间，种了不少果树：香蕉、水翁、波罗蜜、面包树等。树荫下搭个小寮，篱笆围起来里边就是鸡群的乐园了。天没亮，我常在睡梦里让鸡啼叫醒，更唤醒了心溪流润那股对田园生活的潺潺追寻，盼望远避尘嚣的意念更浓了！然而岁月悠悠多少年，寻觅一块理想中安谧祥和的田园是多么的难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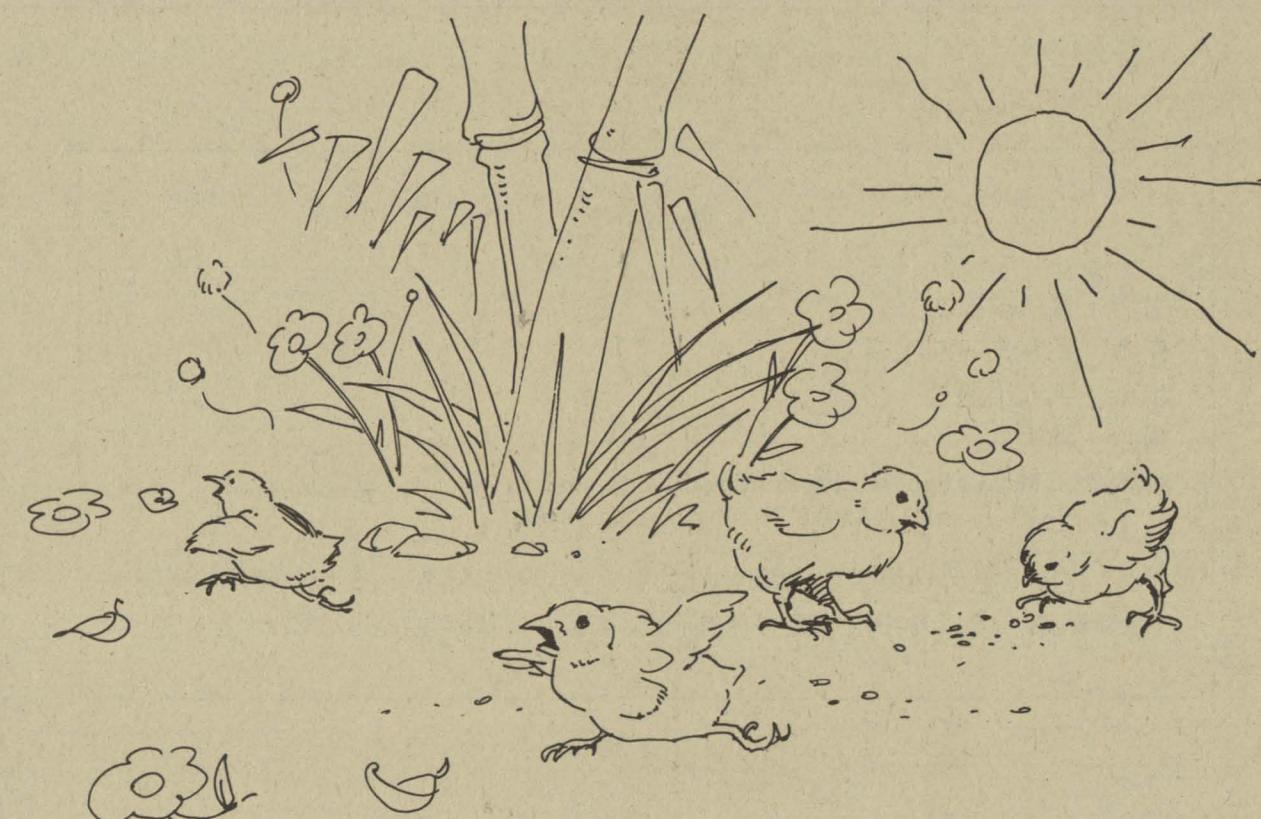
惟能在小小的空地栽树种菜，养几只小鸡聊作世外桃园的梦境！

买来时，小鸡约出世一两天。体重由三十七到四十克不等，有趣的是，我不知道这些小鸡是什么品种？模样儿有点像秃鹰？颈项光秃秃，前颈中间又有一撮绒毛，而前胸部分也是光秃秃的！还可以看见它皮层下的微血管呢，肤色红润润像刚

◎碧枝

养小鸡

图／林祖耀



出世的婴儿！

养小鸡并不烦琐，有现成的杂粮可买，加上一个自动出水瓶，钉个长型的食槽就行了，当然，少不了也要钉个细网围起的小笼子。雏鸡怕蚊子，晚上得赶它进笼里栖息。若要它快长大，夜里也给它粮食和水，也要点一盏煤油灯。小鸡喜爱围着灯光偎成一堆睡觉。

有两次，天黑了，我还未及点灯，小鸡叫得特别大声：救救救，救救救！那种对光明和温情的呼唤，教人难以抗拒！灯亮了，一只只

靠拢过来吱吱低鸣，也许它在说，谢谢，谢谢你吧？

小鸡的成长速度是蛮快的，每天瞧着，那种感觉不是不知不觉，而是每日都给你一份不同的欣喜。才买来隔天，背上就露出翅膀的端倪了，今天一层，明天加一层，不到一周功夫，小翅膀不时作欲飞之状，体重也增加了一倍，哗！尾端的羽毛也露出来啦！你的心油然升起一种成就感的喜悦！忍不住抓起一只放在掌上仔细端详，抚惜它一身绒毛，它却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片刻也

静不住，急急挣脱你的掌握溜下去了。曾养大一群肉鸡，它们没有秃颈的这一群这么调皮，肉鸡动作较迟缓柔顺。据说，秃颈鸡类似本地种，脂肪极少肉质更佳。

晨起，将小鸡放牧草地，瞧！它们伸张彩翼沐浴朝阳，忽的又穿窜在黄花竹叶之间，飞飞跳跳。植物和动物，一动一静紧密相处，构成了一幅满是情趣的生活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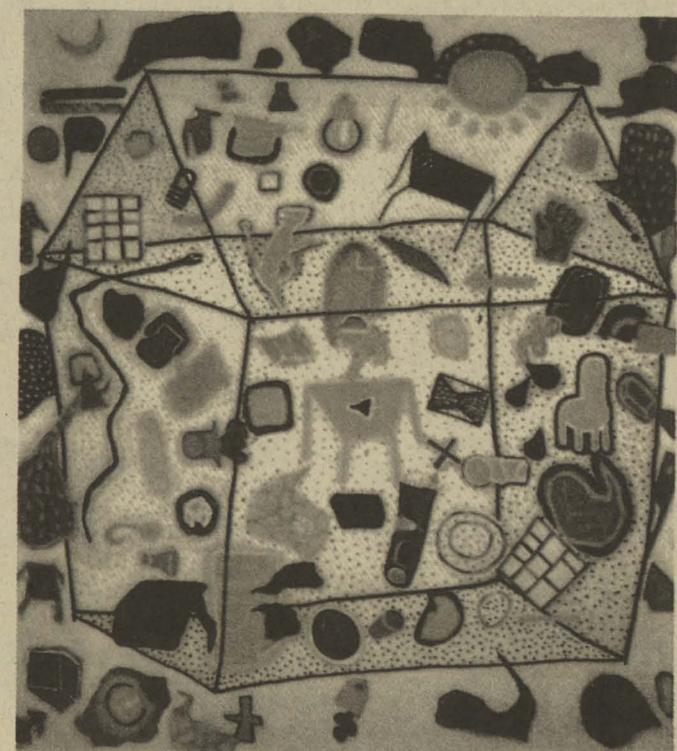
时间仿佛在那里停止流动。

就像那些山。那些终年静立不移一开门便见到的若有所思的群山。守着这风光一时过的小城。时间在山外流过。这些沉默不语的山看见了什么，究竟。

必然有一些古旧的建筑，因为成了危楼或为了一些其他原因不能不拆毁。必然有一些特别的工作行业因为已经不适合时代要求而不能不停止操作。必然有一些事物，这些山见证过的，最终不能不一一消失。像一些亲人逐渐老去，然后消失；而山恒在，有怎样的一些感觉呢，这些山。

然后新的事物像风一般吹到小镇。

每一个时期必然有一个时期流行一时的事物。如果要选，只能选一件有代表性的，也许是那时街上走过的少年男女越来越年轻。据说潮流时兴到海外寻找生活，结果很多人都去了。那很多人里头说不定也有一些是你亲近的人……在所难免，那个时候风势所趋。



浮岛记事

◎阿细

•新书介绍•

书名：黄河东流去

作者：尤素夫·刘宝军

出版：学人出版社

售价：马币九元正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这部书分为诗歌、散文与专题文章、大特写三部分，由于作者去乡离国，域外飘泊，所以书中内容充分流露出他对故乡和童年生活的回忆。

不走的好像便只有这些
终年不语的山。

那年你回去山城，站在
街头，看见的这些青山。

你还看见街上车辆的数
目增加了。尤其在市中心地
带。现在流行什么——快餐
店来了。结果你们三人在一
间有音乐有冷气的店里喝着
一些叫白牛浮岛也有一些叫
黑牛浮岛的饮品。你们三个
人这样一起坐着讲话，仿佛
是长大了以后便很罕有的事
——假如年龄增加便算是长
大的话——因为是这么难得
的见面，你越发珍惜掂记，
直至今。

原来长大后亲如兄弟姐
妹要见面也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

那些年，当三个人的其
中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山城
，而你在南方，题目是据说
为了求学。许多年后你回想
，或许如果没有了这个题目
，你便也是那些去了海外的
很多人的当中一个。一个人
的境遇是如何算计出来的呢
。真的用紫微斗数排出天干
地支便能看出其中奥妙。那
很多人的经历是何其相似又

何其分歧呢。

那些年，在南方的一座
岛上，一个人浮浮荡荡的岁
月，与书本终日谈天的时代
——那时期你最敬佩仰慕的
作家叫做阿德谢达拉，他与
另一位叫做史密夫的先生合
写了一本叫做“微电子电路”
的书，是你读过次数最繁
最频的书，眉批了又眉批，
笔记了又笔记；总是读之没
完，看之不尽，如见青山多
妩媚，料想青山见你，大抵
只看到一个又快乐又憔悴的
斯人而已。

在一座寂寞的浮岛上你
醒来在宿舍里然后走路去上
课然后吃午餐然后去图书馆
借书复印讲义然后去实验室
作试验写报告然后回去宿舍
吃晚餐然后读一本谢达拉写
的书至夜深然后睡下然后你
醒来在一座寂寞的浮岛上。

你从来不去追问生命是
什么这些题目。

生命是食堂里那块卖不
出去的三文治。没有人要。
是吃午餐时吃到的忘了放盐
的菜，你甚至连头也不抬，
一声不响又吃下去了——浮

生之味如何——你很少去
想。直到有一天，一个晴朗
的天，你开始收拾着书本，
你想，以后大概很少去读谢
达拉了。你想起夏宇的一句
诗。你走了可是你不会想念
这个地方。你冷淡的连丢一句
脏话也不想。你想。

后来顺其自然的像每个
人一样也找了一份工作，工
余时经过一间时常经过的书
局，看到一本书里头写着一
句沙特说的话——一座城已
把他遗忘，另一座城仿佛还
没发觉他的存在；或许那个
时期沙特对存在有很大的困
惑吧。结果他是存在主义大
师。其他人不是。

然而日出日落浮岛上无
事发生日光下有什么事又这
么严重非存在不可呢。

存在是在一座寂寞的浮
岛上你醒来在一间租来的房
间然后你搭着地铁去公司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自己分
内的公事然后与一班同事出
去午餐然后回来继续未完的
工作然后搭地铁回到居住的
地方在外头吃过晚餐后然后
回到一个租来的地方看报纸

看电视然后睡下然后你醒
来在一个依然寂寞的浮岛上。

除了周末。

所有死去的细胞都在礼
拜五下班时活过来。生命是
把应该忘记的人忘记然后去
寻找城里最好吃的下午茶。

真是十分写意的下午，
又不用同谢达拉谈天。要拜
访谢达拉可以在礼拜日。礼
拜日下午是家务日。许多个
礼拜日下午你一边洗衣一边
从后窗往下望，组屋下的绿
草坪上有成群的鸽子在谈天
晒太阳。下午的风干爽带海
水味。那些鸽子很有空地若
无其事的过完了一生。它们
有没有存在的困惑呢。

然而这是周末下午。人们
在乌节路上。你在想，这
岛城其实不坏。虽然有人批
评草剪得太整齐树种得太人
工化马路上太干净无论做大
小事都要排队走到那里都有
明确指示勿抛垃圾勿抽香烟
勿吐痰勿嚼口香糖——每
个人都健全得像一本教科书充
满教育意义。他们甚至发明了
一个形容词叫怕输。一种
类似身心正常头脑清醒动作
快捷目标明确的同义词。简

直快成了岛民优良传统中的
一种典型。

然而谁都无法否认这是
一个清洁、有效率、有规划
的现代城市。而且安全，女
士们可以在半夜三点出去外
头跑步健身而不须担心有任
何无法想像的事会发生——
无法不想的是能否在四分
钟内跑完一点二公里。那实
在是很值得担心的，对热爱
运动又惧怕超重的岛民来说。

活在这个他们说科技进
步神速资讯发达的世纪，任
何新事新物，浮岛愿意亦步
亦趋——在有安全保障的限
度下，当然。譬如说，电影。

浮岛能提供的是每年三
月的电影节——除了前卫的
尖锐的地下的不能入选外——
很多好的电影都能观赏到。
此外，有时会举行英国电
影展，欧洲电影展、台湾电
影展。此外此外，还有电影
协会在歌德学院的映室。加
上法文学院。又再加上电力
站——偶尔，我是说。

最近最近看到的是法国
电影展。

其中的“广岛之恋”可
能是今年看到的最好的电影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同时
如果广岛能换成另一些同样
经历过痛苦的城市的名字的
话。和平有什么意义呢假如
没有人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假
如历史能够改写。

广岛如果是那么无辜。

那么广岛以外，许许多
多城市，成千上万的人，有
更大的理由告诉世界什么是
真正的无辜。

广岛，请勿忘记在你受
难之前已有千千万万的人痛
苦地死去。广岛，如果你现
在的名字是和平，那么告诉
世人，那些人那个时候是怎
样死去的，广岛，还给他们
一个公理。

和平是没有意义的假如
和平是一些白鸽一些花圈一
些祭文一些并不十分真实的眼
泪。

然后你可以安静地坐下
来看戏。

很多很多电影其实是早
已已久仰大名了。很久很
久以前。大约远至那些不知
什么年代的“南国画报”和
“银色画报”的画报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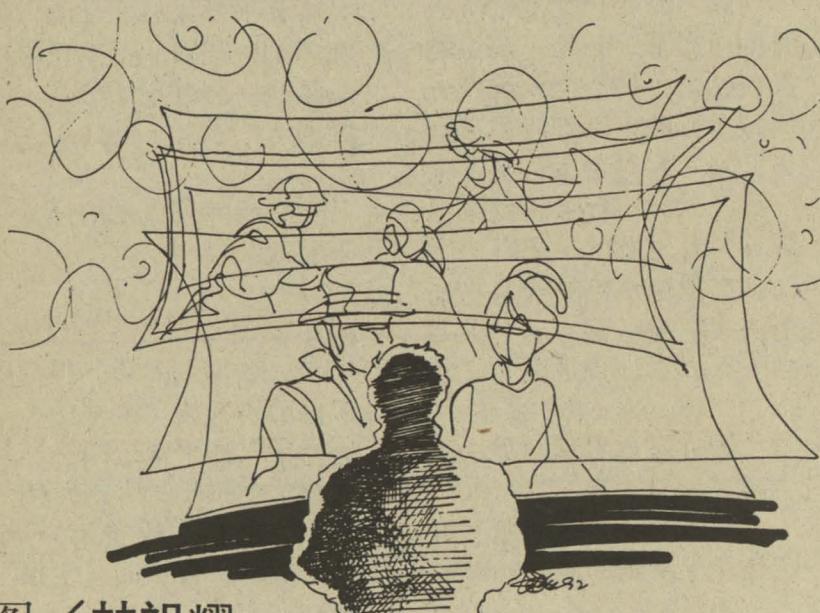
还有远至那种不知什么开本
的小小本大大本的“学报”

——周刊、月刊、半月刊、双月刊……再下去就没有了。

记忆中仍历历在目的是宁西沱的影话。迈克雅蒙的专栏。纪小如的小说。风起的散文。洪翔美的小说散文诗。有些事永远不能忘记，料想这种话或许有人早已说过；然而这是真的，快十年以上了，洪翔美写过的小说，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仿佛一只美丽蝴蝶刚刚飞过，打眼前。那甚至已经是七十年代的事了。天。

为什么那些美丽的都不回来呢？

然后你安静地坐下来看戏。



图／林祖耀

你看了萨耶哲雷的“远雷”。黑泽明的“罗生门”。另外是“太空 2020”。再另外是“欢乐洗衣店”。

当然间中错失很多很多或许很有意义的电影，为了些其实很琐碎很没意义的缘因。然而有什么关系呢，你总是常常错失一些东西。你懂得这样思想后心情就很平静了。错过了“偷车贼”

。错过了罗拔阿特曼。一错再错。这些错是可以追回的，另外一些错失是无法追回的，连那永远追不回的你都那么粗心错失了，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会得这样对自己发问。然后你心中对自

己说：都没有关系了。

不过事情总是有例外的。法文学院如有高达或杜鲁福总要飞身下去早早入场报到的。特别是杜鲁福。杜鲁福很会讲故事又讲得很好。所以次次爆满。你知道，法文学院的放映室那么小冷气机又常常好像坏掉了一样。所以每次看杜鲁福的电影总是一边掉汗——不是掉泪——一边往下看。所以杜鲁福的电影总是使我想起那些夜晚，在一间充满汗水味的小小暗室内，使人窒息了的空气，每个人都著了魔。像一个人染了湿热。

没来这岛城前小雄是唯一的电影同志。两个人都喜欢化学，然而那些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一长串的洋名仿佛又比化学课本上的什么有机无机体来得易记多了。可是后来到了这岛城后便和小雄像海中的两粒泡沫般分散了。

时间快得令人措手不及。别人讲的那时现时，中间那个部分已经一声不响过去了。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也或许有……中间的部分有小李。

关于小李，其实他不姓李。然而想起他便顺带想起小李飞刀四个字。小李就有那一点点侠士风。同时也爱恨分明，全摆在脸上。因为脾气大，人人都有点怕他——他心情不好的话，本来一点也不黑的脸也会仿佛有一层隐隐的杀气及黑云冲天。

小李和老板不和的事，路人皆知。只是不知为什么他还守着一份没望升职的苦差。也不知是存心赌气还是负气。或许是懒，懒得去找另一份差事，日子一久，也就天长地久地拖下去了。倒不是认命——认命在小李眼中大约是小女人才认的。小李十分大男人。起初并不知小李也看电影，全是因为一部“人在纽约”不打不相识之故。

写到这里，刚刚忘了关窗，雨来得急，摊在桌上的稿纸大半页给淋湿了。字迹斑驳。像用泪洗过一般。重抄半页后已觉吃力。也没心思了。就提早到戏院去看“阮玲玉”。许是早来，查票的老伯闲得慌，好意告知戏长达两个钟呢——你听了也没在意。后来想说不定阮玲

玉便是那老伯那个时代的人，快半个世纪以上的事吧。果然，偌大戏院还空无一人，你找了座位——是上次看“菊豆”时同一个座位。

“阮玲玉”看得舒服因为能听到原庄对白（基本上我赞成提倡多讲华语同时反对少讲方言，特别是在电影上），而且张曼玉的舞姿手势曼妙动人且糜烂，仿佛是可以那样一直跟着节拍跳下去到天荒地老。

话说回小李。就是因为也是张曼玉演的那部“人在纽约”——戏看完后小李猛赞好好好。你一向做惯反对党，自然而然地说平平而已。平平。一般。普通成绩。两个人就为此争起来。后来你退半步——这部戏，有些部分好。（大部分还是不够好。）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一起吃着早餐时小李又拿出“人在纽约”来讨论了。小李以专家分析的姿态问，戏中张曼玉和女友之间的暧昧关系有什么特殊意义呢？——你因为未曾研究到那一层也没心思去深究所以只能交白卷

——后来小李说（像说给小学生听一样），那是在影射英国与香港之间不足为外人道的尴尬处境。

是真的吗？哦……你其实依然不太懂，直至今。也不管了。

后来是三月影展。

小李选了全部参展的中文影片和一部日文片。他只肯看黄种人拍的电影。分明是排外。你选的是他所选的外加美国苏联的影片。

那时期看完戏后便在夜深人少的地铁上为刚看过的影片争论不休。你常提起的是“香蕉天堂”与“悲情城市”。小李则偏向大陆电影。仿佛凡大陆制作，皆是没话说的好。

自然你也有心仪的大陆影片，只是不多。譬如“绝响”。

（你看过原版的“绝响”吗，我看到的是华语版，一边看一边叹息。）

“绝响”里头，有一场戏，便是没说话的好。绝好。老人病倒了。病榻前颤抖的手把一页一页用尽心血写成的曲谱放进火盆里焚烧……火光背后是冷冷的蓝……

一页一页曲谱转眼成灰。老人在焚烧自己的生命。曲亡人亡。“绝响”讲的是一个平凡的艺术家怀才不遇的故事。（假如他同时又怀财的话，那么遇不遇也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大抵也不会有绝响了）。不过如果你想像力够丰富或许又能从某个角度看到它在影射或暗示什么什么也未可知。

然而吾等喜欢偷懒不愿做功课之辈就没那么高的要求了。只要有忽然间一个镜头特别漂亮一句半句对白特别上心上耳一段情节特别有领悟对导演有共鸣就很高兴了。其他的都没有关系。

那一段看戏的日子并不长。和小李在同事以外的交谊也不深。然而间中也有一些想起来会微笑的……如比赛写电脑游戏软件，如合资买多多期望赢取百万大奖——呵，人生那时才算开始，假如不小心中了。

后来影展后半年，小李不知那里来的灵感忽然不声不响的找到了另一份工作。终于辞掉了。大伙为了庆祝壮举一班人去喝酒贺喜他大澈大悟脱苦海。海鲜吃完酒

也喝饱有人说去看戏——都说“赌圣”很好看，有口皆碑，大伙又那么高兴——总不能在那个时候天真的力排众议说不如去看“黄土地”里头有山歌蛮好听的或白痴式的大力推荐说萨耶哲雷的“阿布三部曲”美丽动人非看不可——大伙那么高兴，肯定不在乎非把你这乱党乱棍打死不可。

其实对普罗大众（甚至对你自己），电影不过是娱乐而已。真有那么重要吗？除了对像小李那样的影痴——据说他的胃病就是看戏看出来的——饭也不吃连赶三场。

然而你呢——是谁一下就飞身下去翡翠看“翡翠恋”、“我的左脚”、“天堂影院”……

（可还记得那个第九十九日的故事……）

其实浮岛上虽然百般无聊，偶尔电视上也有好戏。

然而一间屋里只有一架电视外加两位室友。两位室友都是大学毕业生。嗜看拳

击及摔交赛，同时喜欢华语电视连续剧及综艺节目。

他们不看“教父”（不管一二三），“法国中尉的女人”（不管那个女人是谁），“大国民”，或希治阁的“迷情记”或任何一位印度大师的杰作。算了吧。相住本来就需要互相迁就。而且韵儿对我说过一句名言。

“我学会不介意许多东西。”她说的。而我，我学会不介意电视上做些什么东西——不管节目表另一波道有没有我真正要看的。

活在浮岛上，不管你愿不愿意，时间除了交给工作外，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交给了电视。一旦登堂入室即挥之不去了。

你懒得为电视与屋友们争取除了怕伤和气外实在另有一段故事。记得当年与二姐争看两个不同波道的戏。她要看的是冯宝宝南红她们的粤语片。后来她争赢了。合家共赏。你义愤填胸拒绝同流合污决定单人罢看以示抗议。然而一间屋子那么小不能同时罢看又罢听（他们又不照顾你弱小的心灵把音量开得那么大）。只听到大雷大雨暴风闪电同时一阵阵

使人鼻酸心酸的凄凉琴声，南红一字一句一泪，她哭了。冯宝宝一定是搂着南红，也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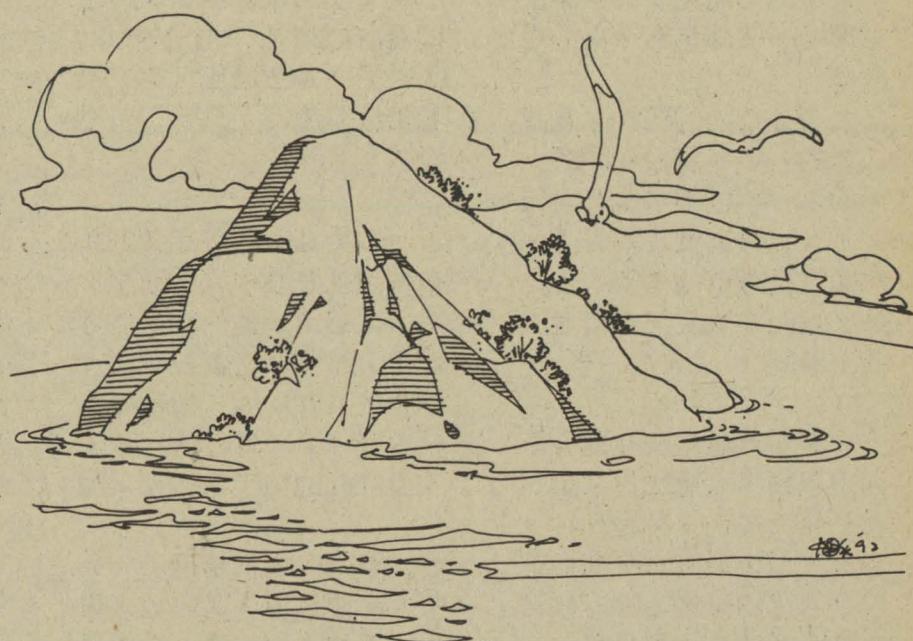
只有你没哭。你越听越气，气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是做老大的争赢呢，你恨恨的想。琴声那么凄凉……你的心情也是。

然而事隔多年后，你再也无法记起当年你自己那么努力争取要看的是什么戏了。多么奇怪，一个人竟然可以连自己当初要争取的也淡忘了。

或许许多时候我们连自己苦苦争取的到底是些什么也不一定明白。只是为争取而争取。

争那么多，争到了又怎样呢？陪南红冯宝宝一齐哭？争什么争呢。

唉不如去楼下隔壁的肯德基啃啃鸡腿吹吹冷气无所事事更好。反正天又还没掉下来。就掉下来或许肯德基仍照常营业。谁知道呢。唉，反正时间那么多，说不定坐着坐着又可以想出一篇小说叫“肯德基之恋”——然后快手快脚寄去给“椰子屋”（爱情故事餐馆篇？）。写完这个还可以写“麦当劳之



图／林祖耀

恋”然后再写“堡包王之恋”然后再接再厉来个“比萨屋之恋”。肯定一篇比一篇精彩。

话说回电视，虽是很少看，偶尔却也会碰上一些喜欢的。譬如那部“异形”（次集）。人家许是早已看过千百遍，然而自己却是第一次在电视上看的——或许是

很少接触到歌颂英雄主义的电影——“异形”里头其中一段女主角筛歌妮慧花冒死回头去救小女孩，就很喜欢。那一段使我想起在另一部科幻片，ABYSS，其中一段女科学家与丈夫被困在海底，氧气供应又仅够一人游回潜水艇时，女科学家也不想的把氧气筒给了丈夫让他游回去。那一段生死关头见

深情的镜头很可敬——虽然当时潮流可能受女性英雄主义影响——却仍然令人心中一动。

舍身救人的精神，是我认为的一个人能做到的最大勇的事（不过不一定是大智），有点接近佛或基督了。然而这种可敬的伟大人性往往又只能在戏院里或读者文摘上看到。

其实偶尔也会在地方新闻上读到，火患中母亲因抢救幼儿而受伤，种种种种，足见人间中最能舍身的都是忘了自己的母亲。那时候那个做父亲的去了那里呢——去了喝酒？

“阮玲玉”里蔡楚生不是这样说，“人有时是很软弱的，但是我们喜欢看到坚强的人……”。

是的，都喜欢看到坚强的人。但是那个坚强的人在那里呢。（你那个坚强的你在那里呢。）

会不会终其一生也等不到也看不到呢。

在电视上看到的还有人家争论了很久的“杀戮战场”。

这是一部难忘的电影。一共看了两次。第二次在法国看（应该是 CHANNEL PLUS）。是法语版。第二次看仍然想流泪。只为了一个镜头。

戏中那个代表正义的角色突然从丛林中飞奔而至，然而太迟了，他们都不能等他了，枪声如密雷般响起，伸张的双臂向天，仿佛要抓住一些什么，背后炮火连天，血红红的烧了半边天，枪

声又响了，越来越近了，那些人。他倒地，又爬起，再跑，那伸张的双臂，枪声又响，终于跪倒……

的。”

“对爱情的期盼就是痛苦的根源。”

“男人的快乐在于被爱。女人的快乐在于付出。”

一个人假如对爱情（规则）能了解得那么透澈恐怕剩下的只有游戏了。说出这些话的人刚好是仍然追逐爱情游戏的夫人。

“书剑恩仇录”也是在电视上看到。唯一遗憾是没有录下来。上集轻巧细致漂亮。下集有一段是很喜欢的，陈家洛开口唱江南小调……。

那使我想起已多年没读的那些读了没忘的金庸武侠小说。

那些风风流流的人物……那美丽的江南。

三月过后匆匆到六月。

六月仿佛是文字的季节。书展年年大同小异。然而座谈会却是一次惊奇，因为有钟晓阳。还有朱天心莫言王安忆。原以为只听几个而已，结果一连数天，场场报到。

终于你看到她了，虽是

隔一段距离，也肯定是她。一群人里头数她最年轻。削短发。长裤外套。有点中性打扮。很白。是一个清秀女子，一如想像。不笑时很冷静。大多时一付旁观姿态。轮到她说话时，一开口是十分流利标准漂亮的华语。笑起来又有点靦腆且孩子气。

这是她。

为了钟晓阳，你还在书展上顺便找了一本看过数次的“流年”，朝圣一样捧了去找她签名。如此偶象崇拜式的盲目行为肯定是生平第一次。签了名后当然又顺便以忠实读者身份争取机会与她倾谈。

结果是……

“你喜欢哪一些作家呢？”

“你是说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现代的好了。”

“像张爱玲、阿城……嗯，西方的可以讲吗？”

“可以。”

“像卡缪……（之后她讲了很多很多个没听过的名字，看到你无法意会的样子后她小心地说）……他们都

是比较少人知道的，不太出名的。”

“那么西西呢？喜欢西西吗？”

“并不特别喜欢西西……那么你呢，你喜欢哪些作家？”

“我？嗯……”

（读者也要回答问题的咩？）

喜欢谁。

真的要想一想。

喜欢写“石头记”的曹雪芹。

喜欢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和写“聊斋”的蒲松龄。

喜欢鲁迅萧红师陀。

喜欢高尔基。

喜欢陀思妥也夫斯基。

喜欢屠格涅夫。

喜欢张爱玲白先勇西西杨牧。

喜欢痖弦。

喜欢顾城。

喜欢钟晓阳。喜欢杨照。喜欢林俊颖。

还有喜欢唐多加。（不可以咩。）

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很努

力地去看书了。书买了回来也是摆上一段日子。看完后也不再做笔记了。连日记也不写了。

没有那个心。

按自己的理想是最好甚至连一本书也没有。整间房只一个皮箱。要写字便把皮箱拉上床写好了。要搬家就拎起皮箱打个电话给房东就可以走出去了。

今天在伦敦明天在纽约今天在台北明天在东京。最好是那样。

像一座岛。浮浮荡荡。喜欢浮去那里就那里。不管别人。也不管自己。

然而做一座岛总要有一些勇气，你怎么去对自己对别人交待呢。

许多年前——为什么又是许多年前，是一如梅淑贞所说的很多事情都发生在许多年前还是像杨牧讲的到了一个应该开始有历史意识的年龄呢？——许多年前曾细语旁人，只想日后有一份工，养一缸鱼，一只狗，放工回来，喂狗赏鱼，看书听歌，如此而已。是这样低微渺小的要求而已。对生活。

如今回头一看，当时人当时话语，犹记在心，然而当时所愿所想都没达到……时间已过了许多年。快得无法可想。

有那么一天经过小雄居处。

他一个人住有两个睡房的屋子。在组屋中心区。楼下是众多店铺，终日人来人往。

经过这许多年后，你和他的友情因时间因空间因环境因思想而慢慢淡化至久久一个问候电话而已。

那天不知怎地两人谈起旧人旧事……

想当初，你和他一同来到浮岛……

时间怎么跑得那么快了呢。

你惆怅地想。转眼间大学已过去了。转眼间旧时故友都相隔两地多年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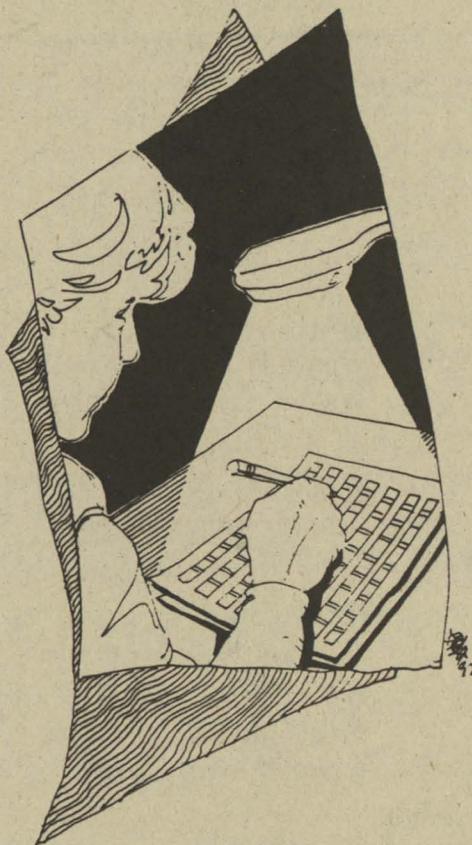
遂谈到眼前事。

小雄说，房租又起了。不搬吗？你问。

不搬了，太习惯这里了，太方便了。

你沉默半晌。想想也是。

小雄忽然又说，真的，说不定就这里住一辈子了。



图／林祖耀

你听了一怔。这不是你一向认识的那个一向佻达飞扬万事不在乎的小雄。

一辈子，你看了看周围，楼下是熟食中心，晚间七点，修锁匙的老头摆开了摊。有人拉长了喉咙喊马票报。有人在买日常用品。有人或许在排队，买多多——那精彩有趣的填字游戏。有人在做一些其他次要的事。有人在说话。

一辈子？

这些就是一辈子。

你惆怅地想。

当年的电影同志的一辈子。这里就是一辈子，这个没有百老汇，没有格林威治村，没有帝国大厦，没有时代广场，没有金门大桥，也没有好莱坞的一辈子。这个浮岛。

一辈子。

(我还以为一辈子是很长远的事。)

又有一回小妹下来小住。

有一天两人正要搭电梯下楼去，在等电梯的空档，你一时心有所感，提起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你说，好像这两年来，最快乐的时候，就是那天，年前的那天下

午，写完那篇散文时。那天下雨，你关了窗在屋里一个人静静的写。你记得清清楚楚，都快年多的事了。小妹听了，只是摇头骇笑。

电梯来了。

当然不是说其余时候活得很快乐。（快乐的反义词并不是痛苦，像小学课本上讲的，多年后你发现快乐的反义词是没有快乐。）其余时候只是不大有感觉地活着。或许真的长了一些智慧，或一点年岁，对痛苦失去了从前的感觉能力，同样的对快乐也很平淡。

天气好就去游泳。游完了点根烟。

很平静地。什么也没想。

只是想知道是不是终究每个人都会那样子逐渐老去呢。

譬如上次回去小城。

留了三天。

天天都往茶坊去。自然不是为了那边茶香水甜。只是去翻旧杂志。过了时过期的刊物。八十年代的事物，感觉上仿佛也很远了。每个人都向前看。前景一片大好的九十年代。不是说太平洋世纪要来了吗。

谁记得八十年代。不太远又不太近。一个十年，不知不觉间过去。

待在家里也只看杂志。旧时刊物旧时文字旧时人事，发了高烧似的，如那些在填写精彩有趣的填字游戏的人。

再过多一个十年，便或许有恍如隔世的意味了——因为到时，那属于八十年代的，已是另一世纪的事了。

有一天和友人过长堤。不过是短短一水之隔，许多事便很远了。喝了一点酒，经过一个冷冷清清书摊，在购物中心顶层一角，突然瞥见三本椰子屋，过了期的，想也没想的买了，醉意下动作仍快如闪电。仿佛怕给谁抢了去似的。

夜深回来便整夜整夜在读三本旧杂志。读了很久很久，很多很多个周末深夜。是多么稚气的杂志呵，要永远年轻快乐呵，只是很简单的愿望。写的也只是个人感情私己心事，即使例外有言论文，也仍然相当感性，而且不多。反正一路来的传统也照例不多，要如何快乐地叙说一些严肃的课题。毕竟

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太多严肃的大事，我们到底没有生在一个惊天动地的年代。社会使命感，历史意识，文化传统……看久了只觉得是一篇社论。仿佛一个人找了许多问题给自己去想。所以隔了几千年，李白，在我们的想像上永远比杜甫年轻快乐。

又在很多很多个深夜，你提起笔，开始填一个一个的格，仿佛一个在作填字游戏的人，仿佛是为另一个人写的。然而经过这许多年无知无觉的活着，已不太肯定，那个人，过了这些年，是否还存在呢，那个为了写一篇散文就很快乐的人，是否还存在呢。

就为了一篇散文，值得吗？

你用所有的时间建造一座浮岛值得吗。

刚过去的电影节也没选看太多戏。

有印象的是“文生与狄奥”和“边走边唱”。“边走边唱”改自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原著与电影实在是大异其趣，史铁生文字娓娓动人，深沉富哲理，仿佛

他不管写什么，底下都是人生。“命若琴弦”予人老练之感，“边走边唱”则多了一种活力。单单片名便改得两种相异风味了。

有次经过书局，不小心拿起“天下”翻着——是看有文字的部分——刚好有篇访谈，是位漫画作者谈起看书。他说：“一个人应该多花点时间看书，特别是在时下有年轻人只看电视或录影带的趋势，看书其实是必须的。一个人廿岁之前可以看任何书籍，然而廿岁后应当专注，对自己兴趣的方面下功夫。”

原来廿岁以后的时间是如此重要。努力永远不会是太迟的。

有时又在书展上看到有人买地图，买厚厚的哲学史，在这个讲究商业讲究科技的城市里，有人居然愿花时间看一本厚得当枕头的书？有时敬佩之余几乎忍不住要上前查个究竟，此人该不是浮岛上的人吧——一个年轻人会去看一本哲学史或中国史纲？而另一些人或许终其一生都没读过“石头记”或李商隐或顾城。

这真是一个奇异的浮岛。或许就保持现状让各人各有所好。

譬如岑凯伦大家都知道是多么多么幼稚。（然而还是有人看。）因为伊所描写的主角肯定又美又幸福。刚刚看到一部电视片听到一句对白说：美是没有标准的。所以很可能伊那种美是存在的亦未可知。然而即使程度较高的亦舒的小说何尝没有同样缺点呢，不同者是亦舒的人物美在性格上。

在平淡粗糙的日常生活上很少很少碰到过一个从亦舒小说走出来的漂亮人物。假如不小心遇到一个真实、诚恳、温柔的人——亦舒写过一篇短文叫“温柔的人”——常常，那偏偏是没有外在美的。世事永远是十全九美的。况且同样品质落在别人眼里，或许便改为无脑死板兼没性格。一朵花的美也要那惜花人才能明白。

没见过一个能保持微笑廿四小时且连续三百六十五日的温柔的人。

假如真有，那一定是一座完美且冷漠的浮岛。

*

有时坐在冷气的公车经过莱佛士坊，经过维多利亚剧院，经过博物院，经过一些英文书坊，觉得这是一座越来越完美的浮岛。

常常，便会想起，在不很远的地方，一座同样居住过多年的小镇。

能不能要求一些起码的要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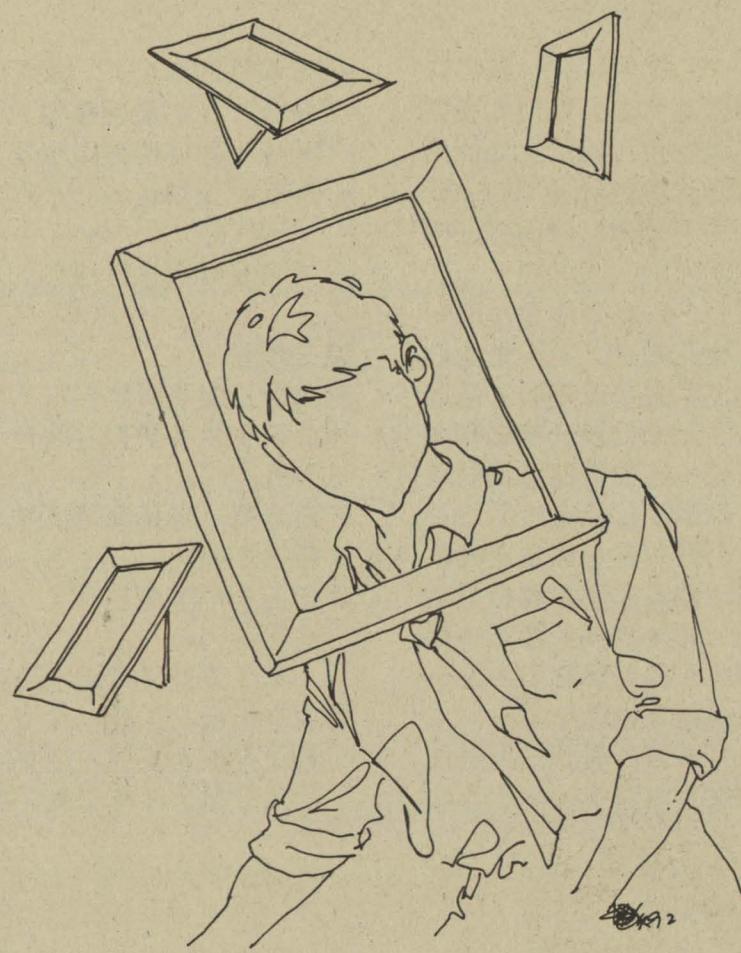
能不能在一个晴朗的天，在那个小镇，静静的走过，或坐在一些有冷气或空调的公共交通工具，看到一些整齐划一的市容，悦目的绿色草坪，在闹市中心有空地，种植树木花草，方便行人，在学校有更好的设备，方便学童，在路边，有草修剪得很短的公园，有垃圾桶，有干净卫生的市场，熟食中心，翻新的受保护历史建筑，剧场，放映世界级水准电影的试映室，清洁通畅的河道，地铁，天桥，阳光，空气……能不能，静静走过，且嚼着口香糖，能不能呢。

其实幸福与美的定义十分简单：一座完美而不冷漠的浮岛。

脸脸！

◎回流

图／林祖耀



一定是什么地方出差错了，不然事情决不会发生。也许是昨晚喝多了酒；也许是最近老爱揉搓疲倦的脸，以让自己可以继续工作；也许太多那句：太不给我面子啦。不然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今早头痛欲裂的我进洗手间，按着太阳穴匆匆洗把脸，抬头从镜中一看，我的脸

——不见了！意思是说：我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原来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平平板板，如背上的皮肤。

这是非常难以置信的，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噩梦，捏自己的手背，哇！好疼。没有嘴的我发出如布捂着发闷的声音。

我找遍上上下下里里外

外，没有。我的脸没有转移阵地跑到身体其他部位。没有印在我的枕头上。没有贴在海报里占士甸的脸上。没有掉在地上也没有被拖鞋踩到。难道洗脸盆的含意是把脸洗掉的地方？还是被我养的沙皮狗当夜宵吃掉了？为何它一直虎视眈眈的看着我？

“无脸人！”，我可以想像报章杂志会如何大肆宣传，也仿佛可以听见他们用各种理论学说，仔细的分析解剖并下结论，时间将证明他们是对的，人们说。

但这都是于事无补的，丢了脸孔的是我，不是他们。也许我会被迫停职，从此需孤苦无助的躲开传播媒介的目光，在他们遗忘我的时候，默默然过我寂寂的日子。

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人发现。我打个电话到公司休病假。是啊感冒大伤风了我会休息了再见。嘟……挂上电话。

打开黄页看了一大堆俊男美女咧口露齿，显示产品

的可靠性的广告。“最新脸部化妆”，“最佳整容”，“无痛无副作用整型仪器”……终于找到这么一个广告：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最佳福音！

你为失去脸孔而烦恼吗？本公司提供各类型各肤色的脸孔。

任君选择，包括厚薄调整，价钱公道。

保证五十年不变。

幸亏最近流行戴上黑色墨镜穿上大衣，我走在街上，竟没有被人发现。说真的，我几乎完全没有印象，那

张弄丢了的脸是怎样的？也許被踢了一下躲在沙发底下的狗会较记得。

重伤风的职员，口沫横飞的介绍脸孔样本，并解释如何清理与戴上。很容易的，习惯了就像穿衣一样。

呃……请问，我怎么知道它是否这么好？

很简单，微笑的职员说，他缓缓的把笑容揭开，露出底下一张白脸，一张死鱼颜色的脸。

这张脸我用了三十五年，捂着的声音说。这传染病已蔓延多年。

*

新书介绍

摺梦（诗集） 心笛著（美国）

厚103页，内收80首诗及冰心序文一篇
售价：马币6元正

邮购处：《蕉风》出版社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本书作者心笛，本名浦丽琳。五十年代纽约华人《白马社》最年轻的诗人，著有《心笛集》、《贝壳》。《摺梦》是她的第3本诗集，多是近十年的作品，感情细、思维深、语言美。作者是美籍华人著名女诗人，多才多艺，能诗善画。

诗／叶明

图／林祖耀

登高远眺
常常捉住我的视线不放的
不是那含笑远山，苍狗白云
而是你的一双翅膀
悠悠然地盘旋
不沾风沙和尘土
将世间景致
环绕成一个
完美的圆

我也曾经
在自己的心版上
刻上一只苍鹰
为它涂上壮丽的色彩
在心灵的最高处
缓缓翱翔

而在什么时候
它竟然离我而去
在我的心中
再也找不到雕刻的痕迹
——今日登高
鹰啊鹰，莫非你就是
当年我失落的那一只？

假如你真的就是那一只
你可曾感觉到
我此际痴痴的眼神
……我已非那年纯纯的我
鹰啊鹰，假如你还记得
我这一个开始沉迷在烟酒中的朋友
而有一天想要回来
也应该选择在我清醒的时刻

那时
我将找出我生命中剩余的色彩
再为你添上一点颜色



给鹰

——以海洋的眼光看我，我是一叶扁舟。

◎叶明

给海

常常，紧抓住岸的臂弯
我眺向你茫茫的浩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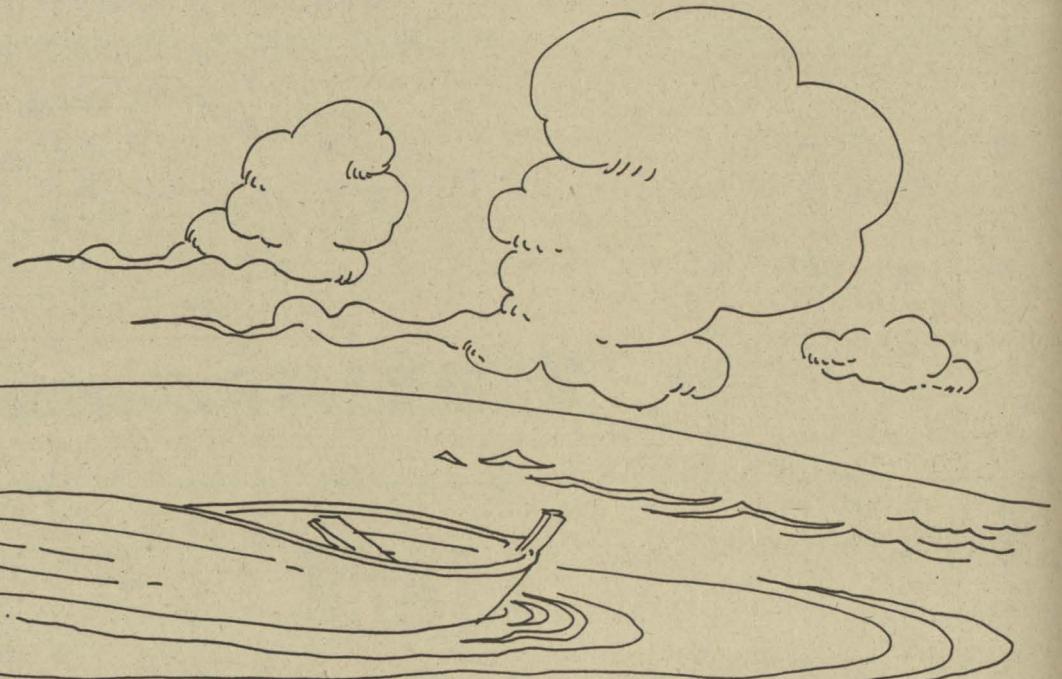
我知道你有著恢宏的容量
每一滴涌向你的河水
你都愿意为它酿制成浪花
每一句漂向你的心声
你都愿意为它呼啸成风浪
——我也曾经想过
要到你的辽阔中乘风破浪
无奈我的生命属于河流

已经习惯了那涓涓细细的流淌
左一桨，风平
右一桨，浪静
同样的姿势
划著同样的声音
同样的声音
是水上竞相逃逸的纹痕
却怎样也逃不出孤寂的两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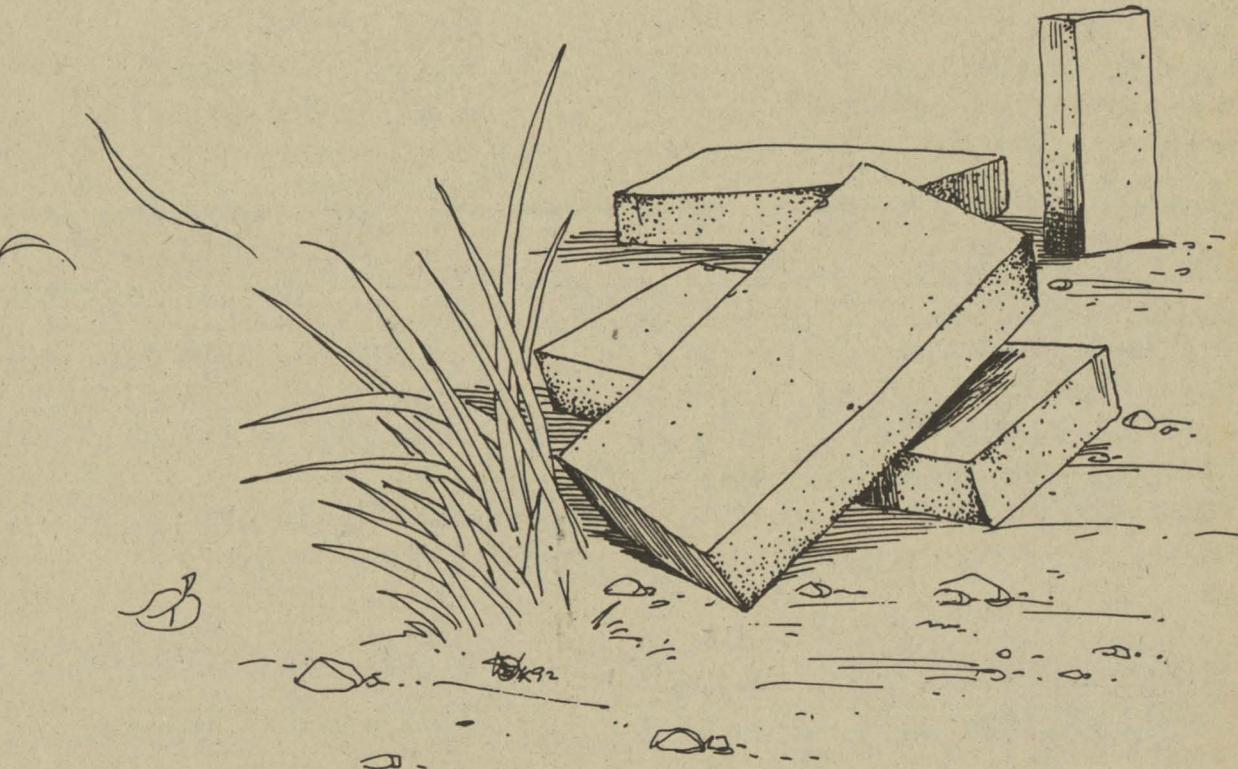
想我这一生
是注定要这般的渡过了

我心中只能这样的期待
当有一天我被岁月遗弃
能在你的岸边腐朽
倘若被燃烧成灰烬
则能飘到你最深最蓝的地带

作为一叶扁舟
即使是你无意的一个眼神
已是我一生的向往
已是我生命的真谛



图／林祖耀



阳光站在门外敲了一整天的门
却一点回应也没有
现在轮到星子们
打着缄默的灯语
而风在寂静中哭泣身世
只有石头认得出我的脸
悲欢尽是斑驳的表情

这些都不太重要
我安守永恒与死亡
没有所谓的庄严
但我曾梦见春天
笑容以及
走过广场的时候
一群鸽子展翅的声音

◎张光前

碑石

有点声音，在窗外冷颤的
草地上盘旋，一只黄狗
瑟缩着毛静静埋伏
风吹进窗内，我看到你的眼神
如那一只冬天里未吃饱的小花猫
隐含一点焦虑躲在墙落
狗弓腰，猝扑，开始一场游戏
草偃，急促一阵声音，你
转身离屋，浅青色外套
藏着怯小又急切的身影，不安的像极
一首节奏跌宕的歌辞
我回神，在桌灯前极力想证明
一个冷凉午后，抒情的笔迹
如何在现实中勾勒圆融的
声韵和色彩，以及
黄狗花猫的对峙，以及
你

冬阳一直潮湿沿着墙上
无声无息的攀爬进来，带有
青苔的狂妄和孤寂
翻书，启笔，笔迹
在阴暗的斗室中轻颤起来
寒风拂进窗内，正在摊开的稿纸前
低语倾述一片情意如宋词
平林守候，漠漠烟织的意境
马上惊觉：句子过于破碎
无法捉摸，终于舍弃。花猫叫了几声

◎刘国寄

午后——一首诗之完成



我离桌而起，朝窗，你在草地上出现
以一种大义凛然的姿态
我又开始想证明
冷凉的午后，一股创作思绪
如何在冬日的草地上
捕捉黄狗的挑衅，以及
你的呼喝，驱赶
勇气，如你头上小长发的波动

试着，我平静下来
阳光总是阴阳，唯满纸字迹
像完成准备的乐曲，开始以悠悠
曼妙的美姿启扬。风
又自窗缘滑进，一叠
稿纸飘起纷飞斗室而落
俯身拾之，惊觉现实秩序
杂乱纷陈于地

草冷，苔湿，只闻
猫狗完成追逐而一室寂静
我重新，逐句重组来自午后窗外
需要一点一墨涂绘的现实形象，然后
艺术这场追攫和呵护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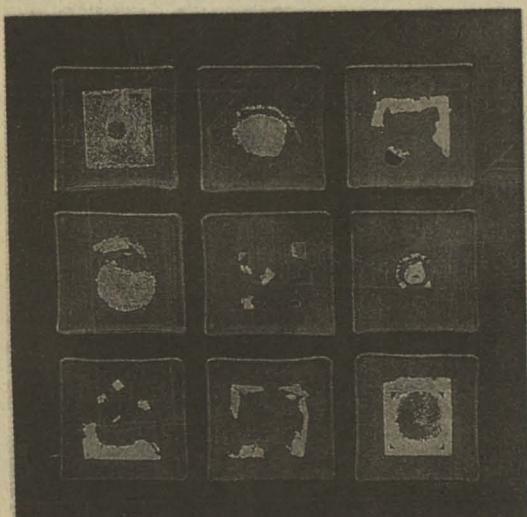
小女孩进门了，手里抱着
那只脱困的小花猫
如诗微笑

海浴

◎张永修



一直不知再游过去
你滚滚浪涛底下如何
我会不会连呼唤都变得慌张
手交给你，身子交给你
心却忐忑浮沉
在你起起落落的情绪
而无法试探
你海床深邃的秘密



冥想

版本 1

1.1 人

如寄生在细胞里的
那种病毒 我们
以癌性的邪念
繁殖欲望
不曾怀疑
活在上帝的躯体内
天灾，我们面临的是
祂
依时分泌出的抗生素

1.3 银河

那是谁的神经组织
被划分成千万个星宿
伸长触角遥坐在时光的隧道里
继续以星象预言未来的那种
生物 日夜蜷曲
于欺压与被欺压的魔里
继续仰望天空
继续刺探神的消息
继续迷信万世不朽的可能
并以嗜血的渴欲继续
自 相 残 杀

1.2 地球

在上帝的动脉血管里我是
一颗不停运行的蓝血球
用太阳过剩的光和热
豢养在我内心滋生的毒素

◎钟顺庆

1.4 宇宙

上帝的心脏
我们遥望亿万光年的那个宇宙
在浩然的吸气声中
逐渐膨胀 黑色的血液
缓缓游过灼热的时光管道 吮吸着
隔世的温暖
缓缓地
膨胀
当生命继续生老病死
在石砌的迷宫里

1.5 上帝

微生物的眼中万能的神
我是我的世界里
一个平凡的人
被情欲占据的心田
碎散着一整个宇宙的缺憾

◎李恒义

夕阳



那个少妇
打扮一日最艳的样子
没有火气
也不暴躁
一脸温柔静候着
像耶稣最后的晚餐

外一首

晚暮

辛苦了一整天
终于得到最佳的报酬
紫色腰带
火红狐裘
还有
一串笑赴晚宴的钻链



拓荒播种

【彩色文章】

〔方北方专辑〕



月刚歇下的黄灯
遗弃了一颗被放逐的心 和
一只萤火虫
唱了十四年的流浪思乡
和着将远赴红土的步履
被大同真理深深的砍了一刀
流不尽石头的血
绘了一幅地图
系在海鸥脚上
乘风了

◎陈醉

渡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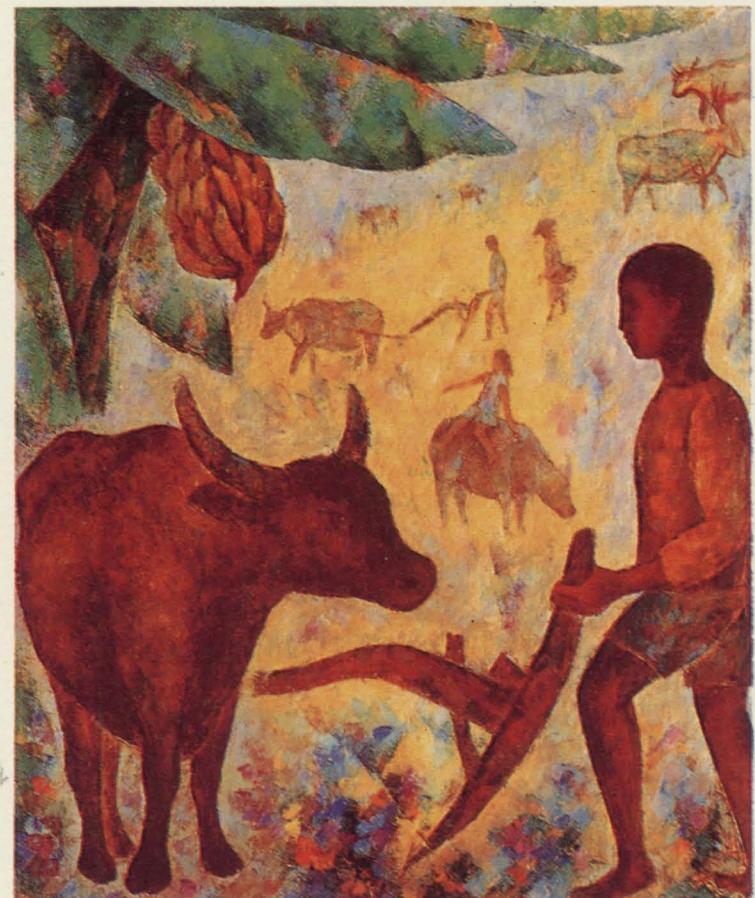
我今年七十三岁，十一岁，由汕头前往南洋。前后在马来亚生活了五十三年，马来亚独立后，已由侨民化为公民。

六十多年前的南洋社会，仍被称为“文化沙漠”，当时我年少，受了父亲从事写作的精神感召，也产生写作兴趣，加上一直不停地学习，如今算是马来西亚的一名写作人。

五十年来写出的作品，好些经过修订印行的，厚厚薄薄，每册平均约二百页的，已有廿八本，可是以平日自己评介文友著作的看法，来批评自己的作品，却认为没有可观的价值。

只是问心已足，对自己的写作生涯是有了交代。

主要是早年投入文艺界的日子，南洋的文艺风气不高，才容许学识浅薄的我，置身于参加耕耘的行列。再说，我当日对自己所许下的心愿是：只要能尽笔耕的责任；追随前辈在荒漠的耕地、协助播种的工作，并不敢奢望自己在写作上有什么收获。如今有一点儿获得，文字既粗糙，艺术表现又简陋，内心深处，怎会感觉不足



?即使没有一点收成的价值，已尽了拓荒播种的心愿，也该心满意足了。

所以，我今日虽然能为马来西亚的文艺界尽点服务的责任，可仍深觉自己的浅薄，还是本着一路来从事写

◎方北方的人生观

作自律的信条：“得意忘形是乐极生悲的前因，乐极生悲是得意忘形的后果”，而不敢放肆。

(91年1月16日)



【长者风范】

方北方专辑

| | | |
|---------------|-------|------|
| 热带雨季 | (散文) | 封面内页 |
| 拓荒播种 | (散文) | 封底内页 |
| 华人说良心话 | (座谈录) | 6 |
| 通过文学改造亚洲人的精神 | (论文) | 17 |
| 教授卖书 | (诗) | 20 |
| 吐泻症流行 | (诗) | 21 |
| 抓丁 | (诗) | 22 |
| 在嘉陵江上 | (诗) | 23 |
| 疏散 | (诗) | 24 |
| 方北方创作年表 | | 25 |
| 马来西亚知名华文作家方北方 | · 文 潺 | 4 |
| 用针车缝书 | · 古 情 | 2 |
| 侧写方北方 | · 傅承得 | 28 |
| 【编辑人语】 | | |
| 长者的风范 | | 1 |
| 【封面说明】 | | |

Image Colorful I 缤纷形象 (一) • 91 cm x 91 cm • 胶彩 • 丘瑞河作 •

丘瑞河已经是蕉风读者所熟悉的名字了。从六十年代宁静的山与无纹的水到七十年代幽寂的金马岩以及后来的飘渺诡异的形象，他所展示的永远是那么沉着、深远，扣人心弦。九二年的脸谱系列，是诗人画家继续往心灵深处不歇的探索。

一 目 录 一

【散文】

| | | |
|-------------|-------|----|
| 战国时代 | · 郑良树 | 31 |
| 圣人不生气 | · 刘静娟 | 33 |
| 心里有一座山 | · 林 高 | 35 |
| 云思集 | · 游 牧 | 39 |
| 养小鸡 | · 碧 枝 | 41 |
| 【小说】 | | |
| 浮岛记事 | · 阿 细 | 43 |
| 脸脸 | · 回 流 | 55 |
| 【诗】 | | |
| 给鹰 | · 叶 明 | 57 |
| 给海 | · 叶 明 | 58 |
| 碑石 | · 张光前 | 59 |
| 午后 | · 刘国寄 | 60 |
| 海浴 | · 张永修 | 61 |
| 冥想 | · 钟顺庆 | 62 |
| 夕阳 | · 李恒义 | 63 |
| 晚暮 | · 李恒义 | 63 |
| 渡客 | · 陈 醉 | 64 |